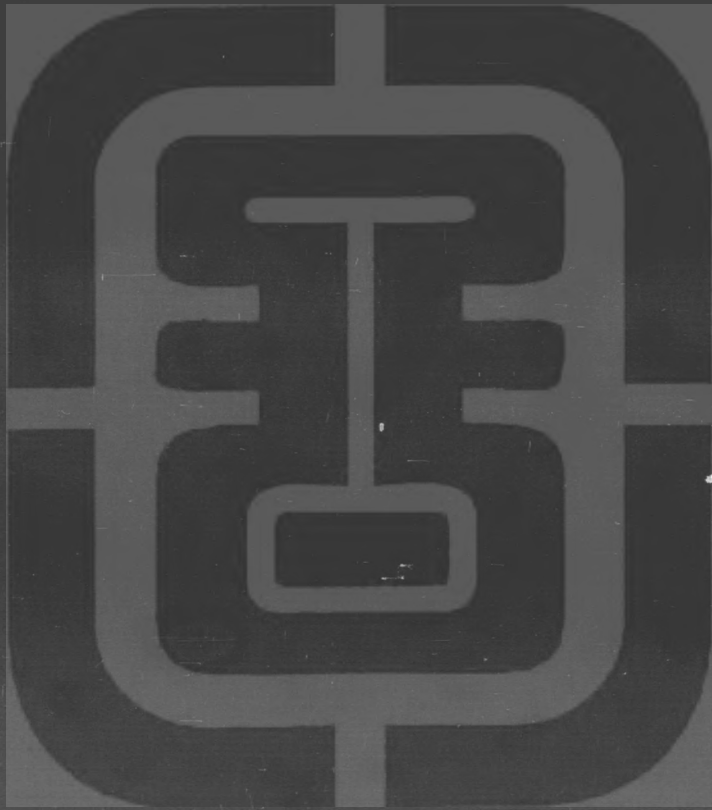


9



誌狀隨事敷詞熈于鋪序不得以亂為整
以略為詳之濃故記述非其所長之子
瞻亦然子瞻集中此體獨少此是善藏
其短

丙申潤年良兒翁書時在汴村刈麥借王子
草堂讀書王子方滌石盆養魚躡古栢下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四

部上趙南星夢白 著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墓志銘

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孫清簡公墓志銘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七月五日孫清簡公卒于家
其弟文融寓書于余曰兄之知先兄甚深癸巳之
事兄為司功親見之銘其墓者匪兄不可第此時
同事者俱在尚未可直書以俟異日余報之以不

敢讓也至丁巳春公之子比部君來以文融所爲狀徵前諾時余六十八矣病初起比部別後遂成久病不復能爲文而念平生知己無過于公者且內察

國家之大事史冊所必載卽文融爲狀未若余知之之真也非余銘之而誰也孫公者文恪公之長子忠烈公之孫也諱鑰字文中號立峯九歲卽能讀書長而彌勤誦習每踰丙夜倦欲卧起稍行數十步誦習如故十九舉順天鄉試是歲嘉靖二十

二年也四試禮部不第益發憤竟夕不卧矣如此者三年而登進士授兵部武庫主事提督武學武學多貴介子弟而都城諸浮薄好射獵者亦多繫籍其中以權力口語抗法約公生長京師又兄都督公舊在武學稔知之較試賞罰無所假借適值六年會舉之期此惟京衛武學有之皆取世官及胄子肄業久而屢試高等者合試之拔其儁可百人尚書以聞候

詔下錄入職方籍以次擢用曩多徇情或例外間

有闖入公一稟于令甲視文義爲去取一中貴家
兒每月試不來公特抑之權家多失望者比奏將
上尚書欲易一人而不肯也時同邑宋公岳爲武
庫郎中旣退呼公曰立峰吾自今畏汝矣豈有上
官嫗嫗言而面赤強爭者乎疏上踰日
留中同事者皆危懼公不爲動已而竟
下是時

上獨攬乾綱左右無敢作威福者第姑遲發示虛
揭耳公繇此名大起後中貴家兒亦得舉曰吾本
未跡學宮豈敢怨吾師乎遷職方員外郎尚書蒲
州楊襄毅公自邊鎮入極重公公亦甚服楊公忠
義磊落應事敏而悉中先朝馬端肅余肅敏未必
能絕也時郎中偶病公署事所言皆聽然楊公微
有變通公所執堅每曲意從之以遭文恪公之喪
歸廬墓三年起補原職楊公猶在兵部旋遷武庫
協司郎中是時

上在位四十二年矣日決事齋宮精明威斷華亭
徐文貞公當國正已親賢仕路肅清然臣下凜凜

畏罪士氣亦少瑟縮矣公乃上疏勸

上時出視朝無爲左右所蔽及方士邪說不可用引趙高林靈素等爲喻其刺及諸宦寺尤多于時在位聞者無不駭異而好事者間造僞疏故爲危論于是人人累息惟恐禍且不測而蔓延及已也卽徐楊二三老嘉其直亦慮支持收拾之難然諸宦寺之恐懼尤甚竟壅之不得達公遂以病乞歸武選主事宜花鄧君洪震賦寶劔篇爲贈以告其同年友戶部主事海忠介公後海公上疏大畧與公意同

上遂馮怒然留半歲不發袖其疏時出視之意似少悟而諸宦寺造飛語激

上竟下獄當罪而海公名繇是震天下矣隆慶元年起南文選郎中時南署尚風節每事必欲鋟鋟爲不可犯以是與尚書麻城劉端簡公抵牾公力持平其間駟合之劉公寓書楊公稱之時楊公已改吏部矣欲調爲已屬而媚之者構他語沮格遂已而海公巡撫至應天見公曰僕頃者實聞先生

之風而起時海公風采甚峻人不能堪公微諷之
卒不入擢南尚寶卿五年秩滿入京時楊公罷歸
復起兵部而少師新政高公以政府掌吏部見公
示意欲北之公竟爲不領也者而去明年遷南鴻
臚寺卿萬曆三年考滿入京改太常寺少卿尋遷
右通政明年晉光祿寺卿又明年江陵相姻權擅
朝不喪其父杖戍諸言者所爲益橫公因乞病歸
家居七年丁母楊夫人憂十四年服闋江陵已物
故矣起補原職明年遷大理卿又明年遷刑部侍
郎尋改吏部侍郎十八年遷南吏部尚書改南兵
部二十年壬辰平湖陸莊簡公解吏部去會推左
都御史涇陽李敏肅公兵部尚書東明石公
上謂世達方秉正力肅憲職不可動而西鎮叛卒
告急星亦未宜他徙可再推乃推工部尚書廬陵
曾公刑部尚書富平孫公及公

旨數日不下旣乃特用公焉當此時

上深居願養內外隔絕內閣爲太倉王公錫爵蘭
谿趙公志臯新建張公位用人行政一以委之三

公者不敢爲江陵之事而欲權歸于已稍有識者莫不離逃自疎以陸公智術高不可籠駕故謀去之而李公練習恢卓虛懷下士人望所歸又爲其所忌公淵穆不測且家居及在留都之時多卽嘉靖中上疏事彼亦未必聞也故拔之冀爲已用未幾輒悔之矣先是在內閣者每欲參預吏部之事而吏部亦以代庖假器爲耻恒至岨崕弘治間推舉者奉

旨駁問有一官而推至二十餘次者不得已乃令選郎關說嘉靖末年分宜大鬻爵亦但爲請寄耳及江陵奪情之後而尚書恒自往受教矣卽陸公亦不能盡改也至公乃絕不往又故事吏部尚書道遇內閣不避避之自嘉靖中李肅愍始至陸公不避矣然以密有所透迤至公而絕不避三公積不能堪新建乃上疏言會推大臣與推者各舉所知類奏取自

上裁以此爲定國是公按令甲議覆以爲大臣敷歷旣久才品已定會推時皆得直言可否此爵人

于朝之義守舊爲是刑科左給事中史君孟麟則上疏直駁之言

太祖罷中書省以六部分庶務恐其專也然職既定則又恐其不專專而不效則罪有歸矣今以六部之權合而收之禁密

旨繇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間者悉托之

上意誰執其咎乃所以資專擅也新建益大怒以史君之疏有所使之者而其讐吏部不可解矣明年大計京官當在正月內舉事議皆預定一二三宵

小輩爲相君出力者皆借條陳侵吏部欲以決隙致潰公屹不爲動三公旣不得見公其必不可免者乃托人求免公皆佯應之其他縉紳所指目八狗三羊之類尚多如稍不密則此輩蠡起而譁釵矣此時惟李愍肅公僉都王公汝訓與公同心吏科都給事中及河南道二人會同考察者皆不得盡知也及榜出政府旣盡喪其私人臺省又以不得與聞交恨之公故無暱客惟一至親爲司屬衆皆拯之以挾公公亦爲謫之矣卽他司屬所處者

亦倍于往時故無所得其巖咸相謂曰我臺省何
甘折氣今當拾遺仍拾吏部耳乃上疏拾三人稽
勲司員外虞君淳熙清苦之士公所用爲司屬者
也楊君子庭職方司郎中少年負才氣慷慨任事
西鎮蕩平方當錄功二君皆不可動惟兵部主事
袁黃者輿論未協宜降然方從征朝鮮取自

上裁覆上三公故擬

旨俱留用于是刑科給事中劉君道隆上疏以爲
臺省交章糾拾不爲不公何乃不去一人

詔切責吏部專權結黨令回奏公具疏如前所云
則又得

嚴旨回奏竟不伏罪明是專權堂上官奪俸三月
考功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虞淳熙等三人俱間
任給事中疏不指名亦奪俸二月于是公上疏求
去有

旨不允公以身去無須多言顧權黨之說不可令
遺患將來乃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于專權
國家之禍莫烈于結黨夫權者

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

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固自有在非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徃非專矣黨之一字漢唐宋顛覆之原奈之何其以爲戲凡科道論劾下部覆議例有去留今以留二京屬爲結黨則無徃非黨矣昔之專權結黨者徃徃有之並不在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大罪也卽如以專權結黨爲嫌畏縮消懦自救不暇則銓曹之輕自臣而始亦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使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爲戒又大罪也臣憂結于中不忍默默伏望

陛下特加省察并

賜骸骨

詔報聞仍不令去而都察院李公王公同疏救余詔切責市恩羣小余及虞君等俱削籍于是左僉都王公又專疏救之而右通政魏公允貞大理左少卿曾公乾亨吏部主事顧君憲成李君復陽禮

部郎中于君孔兼員外郎陳君泰來主事顧君允成張君納陞戶部主事賈君巖國子監助教薛君敷教上疏論救俱歸咎內閣而刺譏太倉新建尤甚王公等及吏部二君疏皆

留中五君降三級調外任而禮部郎中何君喬遠主事洪君啓睿復同疏爭之石公亦上疏爲楊職方昭洒無受賄事願以已官贖之會吏科都給事中缺推史君

命已下不出乃上疏云出則當首言考功之事必不聽且臣乃考功之黨也豈得獨留况復患病有旨令之去公旣辯權黨之說遂稱病不出三公擬旨或溫或厲至以司官不肯認罪不能救正爲無人臣禮又遣中官齎上尊少牢視焉公堅不肯出自三月至七月疏十上乃得

俞旨乘傳歸是役也人皆云孫公無私考察乃國家重典所斥者卽終身禁錮此而有私則必其無良心者耳以此稱公是譽宋姬以不淫也公之意蓋以除奸爲主貪次之夫貪者污朝之臣也奸

人附權傷善賊國之臣也故嚴于要津而寬于散
秩士紳坐年老去者三人皆緣他議而微之以老
有疾者卽卑冗吏亦止四人耳曰彼方憂性命而
忍復煎迫之乎至于任子者非有大過其祖父賢
則容之以爲善人之勸繇斯以談殆不止于無私
也公去無何李公亦以他事遭讒去公同邑陳恭
介公自南吏部來代之閣部矛盾益甚先是公未
至時選郎王君教以推建言降調御史萬君國欽
爲推官一司皆削籍欲以立威恚後而衆益不服

後遂屢行之此江陵所未有也陳公至未久卽稱
病數月去自是吏部用人之疏多竟

留中者官職曠廢尚書自奉新蔡公之外率以爲
固然莫肯去者旣而三公皆被彈射去政府無可
票擬閣部俱輕而二三見臺省以口舌爲權悉逐
異已者丙辰丁巳之察吏部俛首而唯阿善類無
遺餘其在林下者三十年之間零落殆盡存者亦
多衰老值建酋稱亂師燬地削海內騷離

今上卽位求救反絕有如弗及然無能折衝厭難

者公典銓非久流品頓清而終歸于亂此秦誓所以思一个臣也公生于嘉靖四年十月十一日年七十而歿

詔與祭二壇遣工部主事錢允元治葬謚清簡惟贈廕

命久不下吏部屢催至二十七年乃

下贈太子太保錄一子入太學文恪公生五男初娶韓夫人生公及南京禮部右侍郎正峰公鋌繼娶楊夫人生太僕卿鶴峰公綜及南京兵部尚書

月峰公鑛卽文融側室馬生庠生鑲公娶錢夫人

御史後峰公 女生二男長如法癸未進士刑

部主事以言

儲宮事謫潮陽縣典史娶編修史公鈞女次如洵

卽比部君癸丑進士娶江西僉事陳公成甫女一

女適湖廣副使管公稷子太學生可成如法生一

女適江西僉事史君元熙子庠生孝蒙如洵生四

男二女長男某聘舉人陳君本欽女次男某某某

長女適舉人周君昌憲子宗翰次字舉人夏君汶

走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四
子良模夏山陰人餘皆同邑人如法等以某年某
月某日葬公于府城北梅山至今天啓二年壬戌
三月余乃爲銘其墓銘曰

忠烈之後宜其不與卿相蔑也至人爲徵上古之
士無懷大庭人有惡心除之則貞性道合一匪善
之行人孰無機去之則誠物我同觀鷗鳥可從閉
修強學非以立名皎皎穆穆無可與爭芝耀其華
蘭播其馨世之君子未可同稱薄遊從凡惟化是
乘卑疎尊近其儀有恒忠義內激洪河可馮相臣
質籛大則弗容博選天官非力克勝樂其平易不
知而庸統均失官極于江陵守正爲侮娥趨所形
大計群吏諂子營營撓脰巧免而曾莫聽黃閣愧
耻昔重今輕及其餘耦殫力以抨皇天未怒晴日
雷霆三却鈎羅鴻飛高冥正直發憤罔不怵怵貶
逐不已有耳如苓公歸逾年往依先靈
邱錄隆厚孰好孰憎哀哉若人遭際
聖明放逐律魁破毀太平爰至今茲禍亂遂成暗
醜須臾有譽斯榮厥惟幸哉伊余之生得所歸依

退遂咸并世逾二紀吾黨彫零癸巳之事可爲沾
纓傳信無人惇史焉憑余七十三性命未傾天實
留之俾勒此銘

明故兵部尚書東泉石公墓志銘

石公之歿也十有六年矣蓋己亥九月七日也時
公之子茂恩適戍柳州明年庚子冬始得請急奔
喪又明年辛丑春抵家不敢久留輒去至客歲癸
丑乃以狀及友人鄒爾瞻所爲傳李純之中丞穆
仲裕中書書來徵志銘於趙子趙子曰嗟乎石公
予何忍爲公銘也何忍不爲公銘也顧何以爲公
銘也嗟乎難言哉

今上冲年爲江陵所欺壬午江陵死乃覺而罪之
銳意思治

朝講甚勤而將明未盡得人辛卯以公尚書兵部
明年春寧夏將士據城反未平而倭躡朝鮮國王
逃去告急於我

朝議出兵救之此時政府三人太倉乞假還里中
未歸蘭谿當國新建次之用一妄庸大臣經畧朝

鮮郭侍御實爭之貶官經畧竟以無功效罷時久
戍海外疫多糧乏而朝鮮亦苦臯牢於是有言倭
畏威欲求封者

上下部議公初主剝旣而念此民窮財盡時從事
外夷非策也不若予之封便會不知何蠻髡曰小
西飛者上書求封貢公遂決意主封所使偵倭朝
鮮者所報皆詐謂倭實畏威欲得封卽罷兵於是
上遣臨淮李小侯往封倭倭不受曰孰欲封者羈
小侯小侯脫而歸

上遂大怒繫公獄妻子戍廣西嗟乎石公誤矣豈
非命哉夫効忠在於相時樹績必於多助公之主
封也無一贊決者以爲此所關重大固兵部事賞
不分汁罰可坐觀也侍郎李公楨心謂不可不以
去就爭之而第不列名於疏莫知此爲何法彼賢
者猶若是

上信任公極專有言倭不可封者絕不聽公亦殊
不悟豈非命哉論者率以公誤國夫古之誤國者
率欲自利公則誤身矣夫何利焉故曰爲忠甚易

起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四 三十九
得宜實難古之以忠被戮者多矣公以

穆宗元年爲吏科給事中上言六事曰養聖躬講
聖學勤視朝速俞允廣聽納察讒譖語侵大璫勝
祥祥侍

穆宗藩邸者也廷杖公六十以祥監杖其黨俱持
杖亂擊之友人工部員外郎穆公文熙橫身擁蔽
昇歸邸舍經一晝夜始甦穆公遂與石公同舟歸
里石公之元配鄭聞石公杖斃觸柱而死當此天
下無賢愚識不識皆稱石穆之義夫石公豈非忠
臣哉遭逢

倉再入
今上聖明而自誤得罪豈非命哉壬辰之季冬太
朝欲以撓京察庇私人於東征事無所匡拂其人
偏狹詐佞早年有虛譽

上極重之江陵死後特
徵起田間彼疏中以湯求一德自況其爲相行事
皆出私心客氣卒被劾去
上猶思之再被

徵言者蜂起不許其來會病死繇斯以談
上未嘗不欲用賢致治安太倉以伯繇傷帝堯之
明而石公以朴忠爲人所誤自是

上以天下無一忠賢可任庶官可有可無不足爲
意有言皆不聽蓋天之不欲天下治安也卽石公
亦莫知所繇然方寧夏之叛余見世道人心之敝
勸公歸公不聽及劉貽哲視公獄中乃曰吾悔不
用夢白之言蓋寧夏幸而平公以天下事尚可爲
故不去豈非天哉方九卿臺省會議封倭時人人

皆瞪而向石公莫肯先發一語日且夕矣故事會
議郎署官不入議室時劉貽哲爲員外郎遽自外
入衆驚喜欲借其言以散皆問曰君意云何貽哲
極言倭不可封狀甚悉公不聽而富平爲太宰卽
出貽哲於外爲潞安守其資已過矣不知其意以
貽哲之言非耶抑亦知其言是而第以小臣不可
爲負薪之議耶何不容之以悟石公嗟乎石公雖
忠奈何公忠繇天性卽軀命不顧無論聲色貨利
見一才士卽忘年忘分極口異揚假令爲總憲冢

宰當必有益

國家其如天命何哉石公諱星宇拱辰別號東泉東明縣人碩偉樂易母燕夢星入懷而生公其歿之夕天晴忽雷雨一大星自東北墜地有聲茂恩母子於柳州親見之異哉此豈誤國人耶而所遭不幸如此豈非天爲之哉公生於嘉靖丁酉十二月十五日卒於萬曆己亥九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二配鄭繼魏俱先卒娶高副室四曰李袁周何子二長茂岐諸生娶太學谷永治女早卒鄭出次茂恩娶長垣按察使郜公永春女高出銘曰

國之所患臣鮮忠忠孰逾者若石公夷醜相侵亦厥庸棄之何遽損蕃雍而乃殲我良股肱當日公與穆考功臣節友道古人同天淵震震聲名充孤特陳力莫爲戎焦原跼跼莫爲恫情苦事乖何以訟腐心瀝血歸幽宮嗟嗟天乎豈夢夢運丁陽九天塗窮攘攘者惟思其躬罔養者吉貞則凶于肅愍與公而雙數定賢姦非所憑人生誰能爲僮儂所恨中懷不得通嗟嗟石公乃英雄知己片石馬

鬣封白楊青草終蒙龍
明正議大夫巡撫寧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朱公墓志銘

朱公以萬曆丙午四月二十九日卒其子時萬等
未得請

卹典而以公門人李進士若珪所為狀來求志銘
于余余謂朱公有剽逆之功未宜不赦盍少俟之
今且三年矣遂卜以戊申十一月十九日葬公于

邑城東祖塋與元配左安人暨側室王孺人合葬

遵遺命也按狀公名正色字應明別號和陽其先

山西榆次人永樂中有名伯瞻者遷南和生榮榮

生貴貴生鉞鉞生隆隆生家卿公父也以公貴

封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公生而夙慧十二補邑諸

生司理錢公文爵試以春秋義奇之拔置郡學名

籍籍趙魏間十三而學易於吉水張公鵬十四而

學書於歸安茅公坤十六而學詩於濟南李公攀

龍稱高第弟子學問淵博文章瓌異兼之談兵擊

劍騎射及於小技雜術皆乍聞而得其精不習而

盡其妙而意氣豁達愛人喜士每突猝之際膽智
颺集應機耦變有若預設蓋公幼稱神童弱冠稱
異人聞者無不仰歎見者無不傾心焉辛酉舉於
鄉甲戌成進士爲偃師令偃師故有軍七百餘人
遠逃亡過半上官令有司鈎攷數多者得上薦有
司一切刑毒之無所得軍而民益逃去乃雇貧無
賴者從軍邑始有雇軍錢民不能供以逋軍錢告
之上官者三十餘人公下車悉除之封還所告不
問他弊畫便民皆此類民繪像歌詠之上官皆以
爲才大偃師不足割也上疏調汲縣

命下會荊州江陵學青衿擊縣官主爵者求健令
往旋調之江陵江陵權相之鄉也官隣金虎之勢
已成其難萬倍于青衿公至以前令蓄縮人倚勢
爲惡者衆則收其魁宿如千戶龐清較尉徐珊寘
之重典而戍主簿劉堯明徒巡簡范應瑞等多人
上官欲開釋之公斷斷不可然向者自恇怯之過
權相非必無人心故亦不罪公頃之權相父死噫
其儔請奪情而自請急歸治喪

上遣中官往祭中官頓境上使人來曰讀

詔必於孔子廟時上官咸在錯愕不能置對皆曰公公向使者言曰固不必止之諸生數百人已聚廟門痛哭倘有變無與有司也使以報竟不敢至孔子廟而之他所時中官緹騎冠蓋會葬者麇至公紆徐應之間閭不擾創議催科之法隱親精審上下稱善勒石垂後仍斑全楚通行之待青衿肅而有恩政暇爲之談道講藝疊疊不倦士皆父師事之權相心重公而以其自疏不大用戊寅轉南

兵部車駕司主事掌船政卽條議革弊數事以

奏權相終欲招致公門下庚辰轉北車駕司員外無何懸吏部缺餌之公若罔聞也求使寧夏以歸侍養兩尊人俄遭內艱臺省交章薦公邊才異等服闋補武庫司員外郎陞僉事備兵肅州肅州古月氏地中國之絕境也邊事習於欺玩人不知兵公汰簡訓練示以百二陣圖飛棍攢牌等法軍容改觀直指閱兵祁連山下嗟賞不已曰孫吳何加焉是時其將腹削軍士積怒約日爲變投瓦刺公

傳諭如爲變者以身當之軍士復書諸通衢曰不敢累朱公也遂窘辱其將叩頭痛哭罷之公收其唱亂者二人正法公每聞虜警輒擐甲胄上馬親督戰不自以爲文吏調度受功而已故將士之氣百倍虜酋婦切盡妣吉圍金佛公提兵出禦之虜讐遁去

奏聞

上嘉其任事令司功紀之自是虜不敢內爨戊子陞副使備兵甘州甘州去肅州四百餘里耳甘肅於九邊稱一焉公威名素著夷夏畏服時軍士亦苦其將會大閱共起爲變剗刃直指之儼從諸公皆羸服投民家公獨挺身出撫誅首惡莫天敖等十二人餘皆縱之因強直指行大閱事衆嘆然遂定甘肅非朱公卽成寧夏之變未幾順義王假道迎佛止牧石硤口將入犯軍士沿邊戍守天寒雨雪多死者公歎曰安有士如此而望其當虜者乎卽撤之下令優恤而指示要害屯守虜果突入水泉堡我兵邀擊大破之厥復順義王過塞上率衆

走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四 三十四
數十萬竟不敢動公在甘肅九年至壬辰二月而
有寧夏之變先是當事者刻礮失衆心哮承恩劉
東暘等乘之唱亂遂反而詭言承恩等實無意反
爲軍士所迫耳督軍者信而欲降之久之知其詐
乃進兵然不能神速哮故降虜也乃括金帛子女
陷酋着力兔等人援而以花馬池等處許虜承恩
遂胡服與虜兵合四月中乃推公爲僉都御史撫
寧夏公被

命卽日匹馬渡河曰湯湯乎賊在此矣至則以水
攻方畧陳之本兵石公石公疏上

上下其議便宜行之蓋寧夏北倚賀蘭山其三面
皆黃河決河灌寧夏城則賊與虜勢不得合而同
事者以意見相拄不聽至八月初有

旨切責乃主水攻之策虜入李綱張亮等堡公提
兵破之斬馘甚多賊橐孤城中河水且入儻甚聽
俠士周國柱反間相屠求自贖公領將士數人登
城賊蒼黃不知所爲持兵自捍公手刃數賊乃皆
稽首崩角請降因下令貫其脇從縛渠魁獻之

闕下寧夏遂平以功陞副都御史既而虜乘我空
虛任牧刀槍等堡欲內犯公密授將吏方畧廣武
搗巢獲首功百七十餘先是寧夏殘破之後公問
瘡痍贍饑虛羸虐士虜又遭大創不敢來自是寧
夏得以休養生息矣然同事者不無生忌竟使人
適舛害之勘非實僅

予致仕公歸以得養太公不勝喜太公歿得躬親
珍斂如先安人免終天之恨殆亦天之所助焉公
讀書課子後進從之請業者甚衆暇則清娛雅歌

浩然甚樂也緒已都忘寧夏之功無論升沉訾譽
少宰楊公時喬正人也曾首薦之然公所與往來
者惟林下人絕不通時貴故終不用公生於嘉靖
己亥正月二十九日得年六十有八元配左氏封
安人側室王氏皆有宜家之德相夫之才先卒子
時萬錦衣千戶

云

云

趙子曰今之稱邊才者大都

以邊吏爲捷徑鮮實效若朱公可謂質有其文武
者矣當權相煽威久居其邑身與名兩得此其智
謀玄遠矣寧夏蕩平時余正在長安所親見天子

坐樓上百官朝服侍立獻俘人人呼萬歲功在社稷如是豈其垂歿而

國家快然置之不問乎公道諒不終晦然公之功不朽矣銘曰

二儀神氣誕爲英雄允文允武如虎如龍生匪其辰妖倖是崇衆所憚往則公是庸若商丘開蹈火可從彊梁不侮慙腸見容人旣投艱禍亦數逢天若爲之以明折衝暇日濡毫臨陣飛鏃摧驕鏗亂以克成功功之未成鮮不樂凶功旣成矣妬口興戎公也讐賊彼實讐忠幸而有身棄若枯蓬不知其存不知其終有墳鬱鬱南和之東歆景騰光歆日歆虹千萬斯年曰維朱公

明太常少卿王公墓志銘

王公以萬曆甲午正月二十三日卒公有子循則而殤以其兩兄之子循繩循式爲後皆幼今二子皆冠有子循式爲諸生矣乃卜於城西五里許以今年十月二日葬公公偕諸生靳撰爲狀求余爲銘余讀其狀潛然以泣也余與公弱冠相愛公逝

矣非余孰銘公兩爲邑邑之人迄今祠祀之余曾
見興化碑想已遺落靳生能文然弗知其悉奈何
可不悲哉公名三餘字勤甫別號成所其先不可
考永樂中有名德者自小興州來安平黃城里生
文英文英生宗仁宗仁生三老三老生珪珪生讓
讓生質質生公父遜有文行以歲貢爲葉縣訓導
娶李太孺人生三恪三壽及公公生九歲而訓導
公卒于官公生而白皙眉目如畫神氣清明太孺
人愛之庶幾能成父之志然孤露貧窶不能延師
亦不忍苦之時崔戶部爲諸生都授令從學焉戶
部公侄脩也書館童子率乘師出博戲笑謔或跳
跟攬秘登樹跨垣公據案誦習若弗聞見以故倫
輩多被扑謫公獨爲師所器重十四而補諸生名
聲日起青衿推服學使者陳公試第一乃聚名生
於恒山書院會文聘平江艾先生邵武謝先生師
之余與公皆預焉二十一而舉於鄉甲戌成進士
授蘭陽令余夙知公溫仁慮其以寬致慢也爲文
以箴之明年余爲汝南司理特過蘭陽覘其政士

民訢訢如也井里晏晏如也寺舍肅肅如也麻麥
桑柘幪幪蓊蓊如也則知公之材術甚高而第以
溫仁爲質耳蘭陽小邑也地瘠而賦重公爲之請
於上官減數千金嘗郊行有回風在其前若嚮若
導公心動密求之果有殺人而瘞其處者一問伏
罪遠邇稱神明丙子調興化興化苦水多逋賦公
以寬仁治之如蘭陽甚得衆心惟恐賦之不完以
爲公累歲嘗饑公不請而輒開倉賑給全活者甚
衆上官皆以爲賢庚辰徵入禮垣時楚相擅朝言
官多出其門弄權醜正公不抗不隨克全名譽而
其最爲士林所稱者在薦趙司徒趙司徒楚相所
舉士也爲南都兵曹上封事言楚相之子倖得科
第陽城王太宰出司徒爲左官無何大察遂罷之
楚相死在江陵公疏薦起家禮曹今爲司徒朝論美之公
在省垣十餘年至吏垣都諫乙酉王山東秋試稱
得人庚寅陞太常寺少卿公念太孺人老矣移疾
歸里爲園於邑西之近郭時御太孺人板輿林游
池酌起舞上壽以其暇日與來學諸生談道講藝

殊有以自樂無復仕進之情居久之太孺人卒公以哀戚之過遂病嘔血勉強襄事逾年亦卒大吳之孝不克免制慟哉公明敏好問國家之遺儀軌事無不明解練習如指諸掌其才識非人所及而平粹和厚不爲崖異智愚莫不樂之樂平地斥鹵可煮鹽而商鹽至有司輒使民貴買之大不便公白之直指闕商鹽而令土人納稅如其數公家居重見有司而以邑之利害請問者無不精爲陳說較若列眉大指要在爲邑人建利除害公之卒人人悼心流泣歎聲動地公生于嘉靖庚戌十月初五日享年四十有五娶楊孺人定州楊公瑁之女也生循則女二長卽蘄生妻次適深州杜長史誥之子樹標循繩循式各一子循繩一女皆幼銘曰公歿如昨而十三年宅於茲城且百且千山水孔嘉仁彥所躔雅文明詩恭也克傳暗醜幾何何促何延

明山西右布政使王君墓志銘

王君名述古字信甫別號鍾嵩開封禹州人也其

先洪洞人有名善者始徙居禹以鄉舉爲平陽府
通判三傳至引禮公懷義娶許生六子其二爲禹
川公名納誨配郭安人生九子其六爲信甫修幹
晷顏風骨秀挺十五爲諸生二十五舉于鄉明年
成進士試宰富陽調崇德以崇德劇也信甫才高
氣銳事至立決而務爲簡易便民折獄用經義宿
猾大豪無敢犯者其輩既不譽又不能徇上官之
意結朝貴之知以是僅轉戶部主事奉郭安人憂
戍戍外計忌者未眵也仍以崇德調簡而不暇顧

其轉官在乙未計後非應察數主爵者亦苦于圖
說服闋補內丘尋轉刑部主事時沈大學一貫爲
首相而次相歸德沈公鯉與禮部侍郎郭公正域
皆正人相善會劉御史九經劾其黨二人語侵一
貫疑郭公使之除已而升次相方聚謀蠹之而楚
宗有

奏楚王爲假王者于是給事中姚文蔚楊應文錢
夢臯御史康丕揚李培等遂謂楚宗之來皆郭公
使之以郭公江夏人知其審而楚王徧賂諸要人

悉爲盡力攻郭公郭公引病去守凍楊村

奏下刑部時尚書爲蕭大亨謂信甫此事須根究
主使之入信甫知其意卽問楚宗誰主使汝來者
曰楚王之外皆主使者自爲楚藩雪耻耳信甫曰
此出上疏者之口無可疑卽援筆書案行勘楚中
無何而妖書之獄起妖書者不知何人所爲其中

言

上無立

東宮意爲一貫等所強兵部尚書王世揚等與司

禮監陳矩共謀廢立一夜而散之

宮監九卿之門于是諸臣各上疏請捕罪人

上大怒下刑部議懸百戶爵捕之一貫復擬

旨切責以爲賞輕大亨不知所爲忽有荆門里居

同知胡化有深怨于其州官阮明卿等上疏言妖

書乃其所爲而胡化與郭公同舉于鄉錢夢阜遂

上疏直言妖書出正域手沈鯉乃亂臣賊子實與

同謀大亨密謂信甫曰郭以楚事怨政府時乘女

轎來歸德宅妖書乃其所作無疑政府親與余言

妖書

必并心于彼、切不可爲_外外人也。信甫曰：如此則爲羅織、分宜江陵之事、豈不可鑒！大亨嘯然曰：彼自爲之、何名羅織？是時康丕揚、方巡城、與提督陳汝忠等、叩虛造景、妄捕人、至逮及名僧達觀、冀萬一有妄引二公者、而郭公之家奴、無男婦長少、皆被械繫、其掠治出五毒之外、竟無所得。大亨仍欲胡化之、屈服也。信甫乃請其親鞠之。信甫持牘上、揖曰：今日之事、所關甚重大、不獨衆皆睹聞、鬼神實式臨之。卽呼胡化、問曰：錢給事中疏謂妖書是

郭明龍與爾所爲、何乃誣害他人、化叩頭大叫痛哭曰：刑部尚書、全不讀律、我自爲阮明卿殺我一家、特來顧天、乃欲我殺郭明龍一家、彼雖同年、自彼成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何得同作妖書？又問郭常來歸德宅、相與竄謀、爾知之否？化曰：我知誰爲歸德公等、但爲蜀犬殺人、媚人卽見。

皇上斷胡化之頭、亦如此說。大亨慙且怒、輒起信甫曰：此須以刑拷之。大亨曰：彼佯狂耳、遽退化所云蜀犬者、斥錢夢臯也。信甫卽具爰書曰：有易我

一字者卽引姦黨出入人罪罪亦如之律陳訴耳
疏入

上曰朕固知其皆僞也罷之諸人竟爲信甫所枉
窮鋒盡鏑無所中楚中勘疏至又與郭公無涉而
妖書事未結竟不得已聊坐之皦生光皦生光固
多罪惡然未至此乃一貫復請

旨詳鞠之康丕揚遂上疏訟皦生光之寃展數日
而賊可授首蓋指歸德江夏也

上大怒謂丕揚阿庇反賊罷其官一貫力救之以
免及考問皦生光曰汝認得郭侍郎否生光曰妖
書是我爲之耳萬死無辭奈何欲我奉沈相意妄
害正人蓋楚事之勘疏至三月而皦生光正刑大
獄乃絕康丕揚持斧按淮揚乃覆楚疏當此時非
信甫一時善類之禍殆不知所底止世之所貴于
權要者爲言出莫違可以報恩讐而豁胸臆也乃
冷曹中有如信甫者枝柱其間使上不得愉快下
愧于無功則無爲貴權要矣豈惟若人恨之自非
忠賢未有能容之者信甫五日再遷官出守常州

無何劉元珍喬應甲等皆論一貫去邪黨迸散然
無能明信甫之功者辛亥內察仍欲以把持堂官
處之或曰是適令其名高耳不果一貫用金鉅萬
竟得

中旨勒歸德去常州舊守歐陽宜諸有道人復
得信甫往吏民皆愛戴信服之其試士一以文藝
爲據卽郡中賢者平生所厚善無委曲或以爲矯
枉之過然吳中士大夫多稍委曲卽無以間執口
實寒微之士無望甄收矣其初猶有怨言旣而成
服之樹碑以紀其事尚衣大璫過郡毫無所饋遺
璫語直指欲愬之

朝直指令二府勸之信甫曰幸謝按君守瘞不能
爲媚也不三年奉禹川公憂歸服闋補保定則爲
楊忠愍建祠廟明年擢陽和兵備正當北虜卜失
兔請

封之時卜失兔者初封順義王俺荅之玄孫素囊
之孫也俺荅之妻封忠順夫人所謂三娘子者也
通文習事而能尊中國蒸于俺荅之孫子至捨力

良昏愚淫營忠順主番漢之事然老矣卜失兔年
少綿薄而五路台吉最強時捨力良物故一年餘
矣忠順不能發居而慙于素囊難發口當事者重
賄五路主婚封所費已大萬信甫曰從來邊事之
壞皆坐媚虜若積習不破封事必不成當事者笑
之此語聽之佳耳顧必不可行遂與他人謀賄五
路五路乃益橫求索益多第言主婚而不及封事
至欲與卜酋內証當事者乃稍與信甫謀信甫具
言今日之事殊亦易曉忠順不能不婚也卜酋不

能自封也夷酋及各部落不能一日不仰給中國
也此其權在我何至以封爵金繒予人而懼其不
受乎且戎狄無厭而諸亡命每誑誘之武弁之黠
者又恐獨我以外市賄一日不斷則封一日不成
當事者意頗開寤而諸夷已驕不可制于是以撫
賞委之信甫嘗試之信甫與文武吏約是自有舊
例分外增一毫釐者必加如律諸夷唯唯聽命無
敢譁者頃之五路諸酋擁卜酋至帳下婚焉卜酋
聽左右遣使數百人橫索新王賞五路以主婚首

功求厚賞甚咆悖至欲加賞其子女信甫一切不
動首計誦久之來講封而忠順物故數月諸酋叩
關請封遵忠順之遺言也而當事者未卽上

聞卜酋以素囊竊其內實遂去在事者恐封事壞
終當賄五路耳信甫曰今冬月草枯賄之亦必不
來况此事必不可爲乃以去就爭之明年夏虜果
來封事告成先是代王妃無子二子皆庶出其長
者立爲世子久矣妃故代王以所愛妾生次子者
請爲妃而易世子先使優人葉美賄沈一貫等而
後上疏疏入

報可六年而

朝議蠶起禮部下其事于撫按勘議開府汪公道
亨亦以代王爲是疏已發矣見信甫語及之信甫
曰公誤矣汪公駭曰君何所見之異也信甫曰宗
藩條例親郡王之子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汪公曰
代王之妾已立爲嫡矣曰王妃故例不得選繼亦
不得進妾爲妃何嫡焉汪公曰易世子已有

俞旨奈何曰嘉靖中秦府永壽王之事正如此旣

而仍立庶長簡條例視之汪公不勝喜曰我本無
小人之心而爲人所誤今日得聞正論是鬼神佑
我也使人追還其疏易之以上竟得改正信甫三
年考最汪公疏中具言代藩之事信甫首倡公論
扶持綱常君子以爲汪公不欺異乎伯宗梁山之
對矣信甫識力絕人而勤學好問前代本朝之故
實天下之人物九邊之情形悉載于心遇事輒有
定畫屹不可扞其試宰時人皆謂其宜在臺省而
僅得刑部假令爲臺省當妖書楚事起時不過一
再疏爭之必不得乃以事在所司竟能救正人于
虎口之中此第一大功封虜次之然中國于是始
尊非特所省費三萬餘而已初卜酋之叔黃台吉
之庶子明暗台吉蠱忠順欲得婚封前當事者且
許之虜中聞代藩之事曰廢嫡立庶漢法所不許
也遂止信甫一言而使夷狄之有綱常豈小功也
哉汪公而外孰有能明之者封事成有
旨陞巡撫矣而主爵不推也信甫在朝在邊所遇
皆大節自下拂上以獨拗衆焦唇乾嗑而僅得之

極苦又玄覽博搜爲易律曆三筌四書屑考若干卷不無勞神之過竟卒于陽和時丁巳五月之二十六日也距其生嘉靖甲子二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四耳孤佶上疏陳情部覆贈官

子三代誥命元配朱氏封孺人贈安人又贈夫人繼袁氏封安人又繼董氏封夫人子一卽佶大學士娶連文學得第女女一許字知州連得意子而殤俱朱出佶卜以戊午冬十月將葬于板橋之新阡以高存之及信甫弟維則所述狀乞銘于余蓋

信甫兄弟與存之皆從余遊時所目爲黨人而力擠之者也余病今年庚申乃爲之銘曰

河無砥柱四海沈瀾朝無直臣義類胥殘佞之見忠勢在必刪一虎羣從瞋目嚙嚙挺身翼蔽以脫于患貫索竟虛鵠鳥爲鸞不畏壬人御虜非難威信服之疆圉以安異哉若儔何心之覆曼云効忠曼云有德邊功上最

帝命甄錄而若罔聞而惟謠詠剪伐貞柯畱彼脆木天亦不贊賢人不祿世之杌矣憂俾我獨道之

晦矣信史誰屬勒此片石永垂臣鵠

明光祿寺少卿馮元靖墓志銘

今上欽明寬簡侔德堯舜冲年踐祚江陵擅權既而天去之疾用賢圖治幾臻上理執政者弗便也漸售其惑術以私爲權除不附已者而佯救之以卸過公論不容皆被惡名去太倉之負恩遇尤甚

上遂厭薄臣下以無人貶黜相繼不復用羣司幾盡執政具員耳封事一切不報一二見臺省恒詠其所不悅勢不得復留輒去于是大臣拱手唯阿惟其所欲爲丁巳內察名士皆不得免馮元靖其衷然者也元靖名上知獲嘉人也世爲顯族祖一泉公父司訓公皆有才學剛心疾惡一泉公爲諸生得罪邑令被斥司訓公竟不得鄉舉詳具余所爲司訓公墓志中元靖生而神氣英爽孩提時一泉公偶有所督過司訓公元靖之姑母謂之曰卽而祖撻若父母奈何元靖應聲曰皆代之一泉公聞之喜忘其所督過也一泉公猶及見元靖鄉舉

元靖早歲能文秀蔚超特為諸生時督學王公乃
 太倉相之弟以諸生試義寄太倉太倉使問之曰
 馮生甚奇何不首乎督學復曰固知之恐其年少
 易驕耳及成進士見太倉具道之笑曰余鑒不爽
 也試為安肅令上官無不一見而敬異之者士民
 無不報一見而親愛之報積猾大豪人人歛戢與民
 約有侵冤者得非時入告令與所告俱至即訊決
 之隣境有大獄及累年不結者上官悉以下安肅
 訟者固願之安肅庶得覩白日又無淹繫無疆禦

之枉撓吏卒之求索也泉布之輸于郡中者胥吏
 勒取增羨以為常至安肅獨否邑極衝又近京城
 多驕貴絕不以厨傳稱過賓休累有休累姓者其子
 應秋試用馬太多裁之畿輔吏沿行無先元靖者

考最後陞戶部主事無何調兵部丁酉使典楚試
 俄而調吏部往時分較者所取士主司不敢動以
 其人當為臺省故元靖乃一一閱其文或否則求
 諸擯落者以是號得人試畢燕鹿鳴矣而直指趙
 文炳私讌之文炳宵人也起家鄉舉恒恐人輕之

而元靖又新吏部其視之無非輕已者文炳曾劾
蔣吏部時馨削籍甚當而時馨善結納多爲稱寃
者富平孫太宰老而復極力救之不能拔文炳懼
遂上疏以劾時馨非臣之意乃爲兵部侍郎沈思
孝等所誤以此求見容至是向元靖言蔣公君子
也余劾之悔甚元靖曰何所聞而劾何所見而悔
文炳旣不勝愧恨而是時同年麻城游令吏部已
擬臺省矣文炳欲敗之示風力元靖適語及之甫
去則飛章言元靖枉道出麻城受游令二百金爲
作說客元靖抗疏得

旨並勘而文炳俛同儕爲言直指與所劾並勘傷
憲體乃釋文炳及勘者具言麻城非枉道受賄事
無據明白矣而吏部猶覆調南京元靖家居遭司
訓公之變服闋而起南工部陞戶部郎中求使事
歸而遭母張太安人之變皆得盡其誠信庚戌服
闋起北戶部郎中時

宮殿爲孽火所燒正陽門樓又災元靖上疏言
陛下聽小人之言鑿山權市貂璫四出發天地之

藏侵細民之利悉歸于

御府使海內竭涸億兆咨嗟加之饑饉荐臻流冗
翳路其壯狡者悉聚而爲盜又九邊軍餉不以時
給恒多虧減而山西三鎮三年之間負欠至八十
萬此皆執戟挾弩易于作亂今兵食旣如此矣一
且内外交亂朝士中孰爲伐謀折衝者乎城門一
開臣不能爲

陛下計矣疏入不報時臺省氣甚張直欲令人匿
景遠避見之當垂頭結舌無論不敢搜之卽言及

國家事如蔡翰林毅中沈比部應奎皆爲狂妄立
去之元靖乃昂昂樞樞以人倫清議爲已任吏部
諸君數以人物訪之輒直言其所知李道甫司徒
忽爲臺省所攻郎署有佐之者顧叔時上書當道
救之舊太宰密以問元靖元靖曰此亦易知第觀
其攻之者與救之者爲何如人耳其輩愈益切齒
而元靖陞光祿少卿遂嗾南科齟之爲內察張本
然其輩視天下無可畏不復隩謀彼已氏丙辰出
使過家卽言元靖及章元禮等禹州王信甫及其

其禍

其日

其日

其日

其日

弟維則皆朋黨遠近共聞之矣元靖忠孝天植其視人決無可爲惡之理而其疏融之識恢卓之才直往不懼之勇真足以爲善安肅之政百城寡二而御史陳姓者以私憾尼之不使入臺省俾爲吏部必有可觀而趙文炳巖之淹抑幾二十年纔轉一光祿而遂中以吏議元靖轉官時卽求出使家居與其弟元獻子穉仁繙經談藝爲老焉之計而羣小猶恐其出也竟借內察以處元靖等諸人而禹州兄弟皆橫被口語元靖平生素壯一病竟不起善類咸痛恨之元靖生于嘉靖己未十二月九日卒于萬曆丁巳十一月十二日年五十九耳娶宋安人先卒子一兆麟卽穉仁廩生娶都御史劉易從女繼娶千戶錢紹賀女女一適生員王濬德孫一伯鼎聘經歷郭磐女劉出元獻與穉仁卜以戊午之十月與宋安人合葬于司訓公之側穉仁持元獻之所爲狀來屬趙子爲銘時趙子病未能也今年庚申趙子復起方元靖之卒也外人皆日以貶官而鬱鬱元

獻曰余兄殊不以官爲意趙子曰昔仲尼去魯作雉噫之歌不鬱鬱耶豈以司寇哉余丙辰冬而病明年春而聞元靖之貶也而又聞其死也五內剝裂以至于今年而復起若小人者皆能使人鬱鬱而死則君子無類矣彼揚揚而死者豈少哉猶萬萬笑而被格矣豈足道哉元靖歿未幾而建酋入犯破城隕帥辱國不可忍言朝士中不聞有老謀壯事竟如元靖所云銘曰

吁嗟昔賢未見此時白日晦育市有舞鴟眇未曾

臣太阿是持貨之專魯詎足爲誓願忠則雙懷才則譏矧惟若人偶儻瑰琦。玩惡龍文。雞駭鳳姿。力能相扼。豈容奮飛。百里之外。長駕莫施。蹠跖備佩。歿不及衰。子孝且才。獨漉同悲。賢良俱盡。國步阽危。醜虜憑陵。日將宋之。孰念憂辱。先是孰思。燕趙之間。乃生窮奇。如將大車。祇自塵兮。吾其左衽。云胡不歎。幸而未死。攄憤勒詞。玄靈杳茫。黃壤有知。明敕贈儒林郎右春坊右贊善李公暨元配袁太安人墓志銘

當日便慮

序

今上聰明仁孝得之性成而遜志務學承

二聖薦崩之後冲齡

嗣服永言追慕推

恩臣下咸得榮其父母而于

講幄之臣尤爲篤意于是李汝立奉袁太安人之
諱上疏求歸

上若曰茲惟朕朝夕論思之臣其乘傳以歸將之
金幣其母應有

卹典禮部擬例以

請故事講讀官四品乃得祭其父母時汝立爲贊
善纔六品禮部未有以覆也汝立抵舍復上疏曰
臣頃以臣母見背具疏上

聞蒙被

特恩及于臣母其時違離

闕庭切剝荒迷俛俛而歸今喘息稍定伏念臣父
生臣其晚教之習經甫爲青衿而卽見背今二十
六年臣以章句豎儒遭際

聖明蒙格外之

殊恩及于臣母已爲過望但念臣父與母以衾穴
之同喪紀懸絕恐臣母之心亦有所不安者臣反
復躊躇自以經術膚淺濫塵
講幄曾無能裨益

聖學之萬一何敢陳乞無厭惟是仰見

皇上體悉臣子無所不至如霖雨之潤黍苗自葉
流根用敢冒昧以

請倘臣父得併蒙

卹典臣烏烏之私意望滿足惟誓與子孫永圖結
草之報

上下其疏禮部議曰

陛下隆學崇孝用古帝王敬父子悅之意母旣因
子以沾

恩父得偕母而議

卹並祭雖有成例而

曠典難以例拘

上報曰可于是

命中書撰文戶禮部檄府縣具牲醴庶羞如大官

法遣太守致祭詞美而儀盛肅肅乎煌煌乎

君臣之誼旣篤幽明之情允洽汝立乃卜以今年十二月三日合葬先是李公之墓未有銘也以屬于余蓋李公余大母之姪也又與先館陶公爲婚姻汝立之弟國任則余妹壻也宜莫若余知李公與袁太安人者李公名五倫字慎之別號北濱其先世有名福者自山西長子而徙于高邑生海海生伍伍生舉舉九歲爲府學諸生生瑜爲縣諸生娶張生子三公仲也幼而秀骨清顏以奇童稱十二爲諸生爲文深醇爾雅每督學較士輒冠衆皆預知之每大比衆皆以爲必舉然卒不見收益肆力于學泛觀博涉能爲古文辭諸生從遊者甚衆其貧者皆館粲之多爲名士公事父以孝稱痛母蚤世孺慕終身以祿不逮親爲恨其待兄弟有薛包之讓高才潔行時論推仰而惘惘喲喲無上人之意以是所至人敬悅之劉公沐賢令也延之教其子甚加禮重趙州秦姓者有人命之獄求公控解約以金珠等物爲謝公峻却之然劉公固心知

其枉與公宴飲語及之或私告秦復來加謝欲公從史之公笑曰昨劉公已言之矣豈覺也哉勿徒多費爲也卒不受秦竟得釋公十一試于秋闈竟以歲貢起家先是歲貢者邑令率爲醵金于養馬之家養馬者病之至公獨不受後遂爲例謁選得河間府訓導河間士待學師故薄以公淡泊無求更親戴之太守燕公修火神廟成屬記于教諭教諭私求公代之燕公大加稱賞教諭具言實李公所爲遂延公至與語大奇之自是聲名日高臺使者再薦擢國子學錄值戊子鄉試大司成較選諸生可入闈者屬屬吏分閱公取王衡第一張文柱次之及榜出如公所取都下傳服之二載轉南陽府通判時進士諸壽賢以抗疏言事謫府學教授公賓接之甚相善也署新野篆滌舊政之垢濁徵收甚平積羨千金悉以貯庫還郡之日老幼焚香遮送之寶豐令號爲無害而直指不悅欲鐫之授意于公托以有所鈎攷至縣構其過爲口實公報以無所聞竟以此失直指意疏論調簡得萊州府

署卽墨篆值大饑惻怛賑救食不能餐所全活甚衆大爲趙太宰所知以繼母憂去郡除服復補東昌僅八月而病卒于官無以殮太守王公命爵檄諸屬賻之乃能歸居官十餘年而古宅先疇無所增益公配袁太安人惟舉一女久無子勸公娶趙安人五十外乃生汝立猶見其爲諸生身後竟被寵榮袁太安人者邑處士袁公華之女也治家勤儉而嚴皆出天性公游宦太安人惟在家督臧獲耕織視汝立兄弟不啻已出親屬有私乞者曰吾家故非雄于貲者又不潤于官吾不量而施兒女輩何以餬口乎自李公歿後憐諸子皆幼教之不忍用嚴而恩勤所感無不競奮者汝立成進士爲翰林以秩滿及覃恩贈公如其官母封太安人生母趙封安人太安人乃大喜然勤儉如昔李公田宅皆在東村自汝立第後乃于城中置宅欲以逸太安人太安人弗樂也曰是不便督作將使田園荒蕪汝立以鮮衣進一再衣卽褚之曰此安坐無事者所服吾不能也雖公父文伯之母何以加焉

儒者見爲善未必得福、遂謂天道之報施有合與否、世之爲善者少、而爲惡者不啻多人、之情所好、恒見其不合、所惡恒忘、其爲合、今觀李公袁太安人之事、一何奇也、爲善之報、豈不厚哉、李公生于嘉靖壬辰七月廿三日、卒于萬曆丁酉十月廿一日、得壽六十有六、太安人生于嘉靖甲午十二月七日、卒于天啓辛酉三月四日、得壽八十有八、子三、長標、卽汝、立娶處士胡公仲清女、封安人次核、汝實業儒、未成、然讀書能詞翰、余嘗爲詩以贈之、娶邑吏目郭公九錫女、董出次、柱、卽國任娶余妹者也、文采已成、今爲選貢生女、四適、柏鄉鎮撫趙時元者、太安人出也、適臨城武生劉應昌者、董出適趙州廩生王詢者、趙出也、不幸蚤寡、守節撫孤、適柏鄉庠生趙攀勝者、亦董出孫男三、士、劭、邑庠生、聘柏鄉太學生趙攀鳳女士、勃聘寧晉太學生王獻可女、核出、士、勉聘寧晉馮御史英女、核出、標嗣孫女三、一適柏鄉魏御史純粹男、庠生、杏、祥、標出一、適趙州庠生蘇勸男、將蕃、核出一、許聘趙州

走忠義公文集 卷之一四
掾張蘊男柱出銘曰

公之淵學藻蒞其文困于楸棘歿稱詞臣公之穆行允爲世珍仕宦坎壈昌于後人後人之昌曰惟吉嬪志在垂裕不私其身克生令子論道

紫宸福備而終

卹典豐殷問誰祭者太守動輪三靈永勤汪哉主恩事繇特起匪舊于因陰關出日枯草回春何以報之國步斯頻哀籲蒼顛求助媪神

明故文林郎禮科給事中翼野曹公暨配朱

孺人合葬墓志

余所賢於海內之士大夫曹公其最也曹公冷山陽時余親賈太學應元爲主簿公問余無它耶迨余以考功得罪違署公爲禮科給事中疏薦之此時新建爲相擬

旨謂余貪臺省嘗言之何得濫舉降曹公柳州府經歷巳亥朱君敬循筦京察遂罷其官夫臺省誰云余貪者口代天言而可以臆造也朱君助桀爲虐而又甚焉誰能不懼曹公里居久之余乃謝以

一書竟未得見也乃曹公遂卒蓋癸丑之八月廿一日賔綿悒時語其子調甫等以志銘屬余公配朱孺人病殮殍調甫侍醫藥未索也乙卯五月五日朱孺人亦卒今年丙辰四月調甫以兩大人狀來相見不勝其悲調甫楚名士溫文而篤誠肅括而博大余見之如見曹公焉曹公名大威字元和別號翼野其先滇人也名子智者始徙江陵高祖遠曾祖琇祖炳生文斗是惟嶽麓公有軼才老於明經嶽麓公繼娶徐生四男子公最少生時有異夢爰自髫年姿度英偉嶽麓公嘗曰此必大吾族惜吾老不及見也十一而父見背痛先志之未就念孀母之食貧茹荼集蓼殫精典學十八爲諸生卽挺挺楚材中達人鉅卿見之無不器異南樂魏懋忠司馬其時爲荊州府司理延之西館與其子道沖爲文字之友道沖今爲太史者也他同學者大抵皆通顯公猶然青衿也至巳卯謂文采已成矣何有於一第乃又不利家貧母春秋高恐一旦不可諱將抱恨無窮愈益發憤無寒暑晝夜色槁

髮落至壬午而舉於鄉明年春試又不利至丙戌乃成進士除淮安府之鹽城令淮安宋楚州也疲而劇兼之歲荒公捐金振廩親至諸鄉鄙就予之不贅聚也。又爲饋待餓者恒忘食事面目黧黧母見之歡曰爾之瘁民之澤也。此時米價翔貴鹽賤公出帑金平之竈丁免於逃亡貧民拾稻于典化者其尉悉誣爲盜劫人欲以邀功公力爲振理直指劉公讀其文奏而善之時給諫常公出領河隄聞之檄公董其事績成薦之

上賜金十二兩紀於主爵邑近海口范文正公監楚州糧料院嘗築隄塞之潰久潮水嚙民田公歲謀於衆海以子午潮隄成其間稍遲則爲澆饋矣乃具茨柴石楫及人徒之費者一年許齋戒約期夜至其地邑士民小大畢集跼跂無留者公泥行督畚杵萬手足並作謹呼之聲魚龍震駭未午而隄成潮束于振崖廣斥皆爲脂稻矣邑人爲公立生祠曰景范云主爵者調公山陽以山陽淮安附郭爲漕運襟喉又南北孔道難治鹽城士民號泣

畱之當道爲上疏不能得也山陽君於鹽城之政
獷者馴黠者淳矣是歲以三年考最

贈嶽麓公如其官母徐

封太孺人朱孺人公治山陽以錢穀多弊一一持
籌而算之毫釐必悉刊冊以傳迄今稱便其他諸
政大都以祛宿蠹滌煩苛休養其民爲主暇日則
進諸生與之講藝不著作人之效辛卯分較南都
士甚爲得人壬辰計吏舉卓異其夏被

徵將行邑丞攝事謂帑中羨金可七千餘皆公樽
約之所餘可携之爲資斧公怒曰君何忍涅我遂
白之當道爲正供焉是冬選授工科給事中無何
以太孺人不能就養遂請告歸會其兄秦安令亦
解官至致美承歡誠所謂一日而三公不易者明
年太孺人八十賓客麇至稱詩載酒慶萬福祝千
齡者填溢庭戶鄉邦榮之明年甲午太孺人卒舍
歛槨塗情物俱盡然一切就禮不作佛事隨尚鬼
之俗服闋補禮科給事中會
官殿焚于孽火公有時事可虞天聽彌高朝署半

走足親公文集 卷之十四 五
空及輔臣誤國等疏時

東官久不立冠婚愆期公上疏言之又與省僚四
上疏皆不省公乃特疏語益切直

上怒然竟容之而會劉給事道亨疏詆新建劉固
與公同年厚善新建疑其與謀而又疏薦余余之
得罪甚深矣遂貶公官未幾以計典錮之公既罷
官乃作有斐園徜徉其中世之貴人謂天地間可
欲者惟官耳奪之官則當愁死此以已量人者也
人生適志之塗多矣嗜之而得其趣皆足以自樂

以意序

見

而況曹公有道德者乎曹公好讀書能詩能古文
能飲酒直寄耳其視軒冕糞土也此時廢棄甚多
槩無所用曹公竟卒朱孺人者

遼藩奉國將軍松崖公之女也松崖公博雅有文
修身教家以禮娶趙恭人生孺人愛之曰吾欲奇
此女挈令宗女

封壻不得爲京朝官余將俟夫乘龍者久之得曹
公遂許之于歸時曹公已爲諸生徐太孺人在堂
孺人婉順小心自姑及妯叔先後皆以爲孝時脫

簪珥以繼饗殮躬執爨絕無驕貴之氣曹公之鹽
城時孺人侍太孺人舟中值颶風大恐遂病而松
崖公之諱至號泣不食幾殆太孺人爲之禱竟獲
有瘳及山陽之

封孺人珠冠象服貴矣憶松崖公乘龍之言喜極
而悲也孺人善病慮奉姑勤客之有缺在山陽爲
曹公卜側室李及罷官又卜側室待之極有恩
禮視其子如已子曹公歿後孺人愈病卒時神氣
甚定正如曹公曹公生于嘉靖乙卯六月廿四日
享年五十有九孺人生于嘉靖戊午十二月廿四
日享年五十有八曹公十一子朱孺人出者四國
梅卽調甫娶文學劉公震楚女國楫娶平度州判
孟公見魯女國霖娶御史陸公岷源女國棧娶太
常正卿傅公楚築女俱庠生李出者四國樸庠生
娶廉憲楊公景渚女國標聘宗室季軒女國桀聘
長陽縣王堯亭女國楓未聘施出者三國棠聘松
滋郡王震陽女國棊國棧俱幼未聘女一亦李出
幼孫二世燾國楫出世燧國棧出孫女八國楫出

五一聘蘇侍御次公季澍子一聘傅太常季公飛
柱子餘三幼國霖出一聘永年令王君長公執先
子國樸國樸各出一俱幼昔子夏說芣苢之詩曰
室家和平則婦人樂有子以爲關雎之化曹公之
子至十一人朱孺人皆愛之十一人者又皆孝友
曹公沒後調甫兄弟有室者以國標等幼各取而
撫之豈非和平之極哉曹固神明之裔也曹公以
鼎足之略赤心爲國家生民而抑厭于時其後人
必章矣調甫等以乙卯十月十五日合葬兩大人
于龍陂橋之原銘曰

吁嗟曹公古人勞人焯掌績學拙極乃伸匪祿之
榮有母而貧再領劇邑天災我民煦之嫗之粲晏
斯臻入爲司直心焉忼忼手押浮雲以昱前星碎
首不辭數犯雷霆

天帝馮怒則我肯容惟彼長者則不可櫻匪將大
車而塵冥冥孔貶不已播之草莽有媛恂淑惟儷
惟友仕隱偕樂其儀克母鳩子僅七鳳雛逾九樊
姬進賢虞丘是師嗟今之人豈無鬚眉爰設諍臣

教之銜枚蘭則有枯艾亦有萎有芳有穢華色斯
須二靈上陟子孫永禧有官君子視此名詞

明正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公墓志銘

張公之卒也余往哭之不勝痛焉其子應辰等以
公之門人獲鹿吉令君所爲狀來求志銘蓋令君
賢者其求爲狀乃余意也張公名主敬字楸倩別
號恒華榮陽令之子也生而頎長豐偉鬚髯早出
少卽不類童子其舉動言語亦如之十二墜井中
無知者久之乃出人以爲怪初學易及榮陽公游

成均乃命之學禮于王先生耳所暫聞卽不能忘
兩閱月而悉明解無何補邑諸生二十二以禮經
首舉于鄉癸未成進士爲長治令長治潞浩穰邑
也俗善商賈困篋量金珠厥篚織文貢于天府衣
被四方公一無所染卽其地產煤往者里民輪輪
供爨而邑有供給房以備令之他出公下車皆罷
之曰令不有俸錢乎何爲其復擾民也君子曰舊
而沿之人弗覺也細而忽之衆復怨也然而張公
且弗爲也夫清身愛民之于張公也不必言矣公

性方而識融才高而心虛勤苦周密竭節奉公嘗
遇

聖壽節里胥畢集令各舉上戶不中者且重治之
衆駢忽出不意皆以實報悉知其上戶厥後審徭
役甚平貧民無累衆皆大喜以公之留意于民也
而八諫雄山距縣遠公就之其適均處處慮其勞費
衆又皆大喜公聽訟不徇請寄不避嫌怨有惡宗
訟平遙民十七人強劫當成公廉得其寃俱開釋
之其平反多此類公政聲甚著己丑

大計當事者舉卓異而一同年出使過其邑恨公
無所饋遺薄之乃造言親見公入計時草奏欲言
其座主典試通私侵及兩執政以故不得與徵書
久之知公賢者擢工部主事去之日老幼空里巷
出送夾潞河而號泣公既去共爲祠祀之上黨之
有生祠自公始公在工部管節慎庫清旣而調兵
部陞員外郎督捕月賦諸軍牢稟寮友諛之曰君
食指得無動乎公不解微索之乃知往者督捕至
武弁卽具盛饌宥之百金名曰常例受之遂共剝

削而童僕吏卒無不啜汁者公既不受餌其輩計塞遂悉賦給諸軍感悅都人士稱頌之癸巳春陞車駕司郎中先是

上久不立

太子言者貶絀相屬至是忽降

御札欲並封

三王待嫡當國者遂奉行之公上疏言無嫡立長三代以來所通行未聞待嫡之說且往者羣臣之請立

太子也

上一則曰幼弱二則曰幼弱及請之不已一則曰激聒二則曰激聒亦未聞有待嫡之說也

敕諭一頒

中宮斯重豈往者忘情于

皇后而至今始可待耶輔臣違經悖禮阿意從欲希一身之寵榮萬一危機潛駭禍及

社稷臣恐輔臣之罪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也疏入不報然其事亦竟寢無何而余以管京察忤當國

者意被播公出餞賦莫赤匪狐未幾移病歸乙未
遭榮陽公之變哀毀幾于滅性三年不御葷酒不
入內室不聽樂不笑几榻七箸皆從樸素服闋而
不忍釋禮盡而有餘痛燕趙之士大夫語居喪之
苦者未有若張公者也巳亥秋公除服二年矣褚
太孺人強之北上曰吾與若俱至則補職方職方
主武官爵以賄賂請托爲常公性不受私絕不與
中官往來執政貽書爲其孫巧優轉至再三情詞
極懇公竟不聽一舉主厚饋遺公曰以爲太夫人

壽公謝不敢當使人尾之則果爲武弁僧者也諸
大僚鮮不有所托者皆不效每以于大司馬大司
馬亦不能奪也時倭躡朝鮮

國家爲大出師赴援舊司馬議與倭媾倭不從以
久暴去而我師躡未巳朝鮮苦之議者欲撤兵舉
朝皆慮倭復來巳執其咎首鼠莫肯決公獨以爲
倭至而救之中國之仁也倭旣去復代之守無論
久戍海外糧運甚艱本非中國所宜行也力主撤
大司馬曰固也此事大固未易任公曰誠便

走思齋公文集 卷之十四
國家不爲一身計亦易任耳竟撤兵倭亦不來歲
省餉五十萬未幾播州酋楊應龍叛議者或主撫
或主剿未定公力主剿徵兵百餘萬八路並進談
者多張播酋之兵若蚩尤項羽其鋒不可當而一
直指黔人從家來特疏不可輕用兵人皆以直指
親見播酋之陸梁又自爲桑梓計必萬全宜聽公
持之益堅不兩月而捷書至夜郎千里悉爲郡縣
人皆以公之功甚大仗鉞非遠會中使權稅遼左
者疏劾大將軍馬林

上用其言罷之朝論大駭兵垣侯公先春救疏未
報

上怒遼左缺大將何不亟推補公遂削籍出

國門之日風壇黯慘因憶家居時夢吟狂風吹白
水淡日走黃沙之句笑曰人生誠有定數哉抵家
因舊業數椽稍葺之稱恬暘齋奉太孺人之暇與
友人王義華讀書吟咏其中地甚狹而有石有沼
有蘭有竹有雜花獨菊爲多與義華手自修之不
使僮僕邑中有利害大端及寃失職之甚者乃出

而慷慨頌言居恒有司不得見也公辛丑歸至乙巳

上乃修播州之功見職方陞敘加等當事者不敢
明言第謂公當復官而已然近年得罪

上及執政都無復官者公樂天知命漠如也平生
無病旦起如廁還須臾而卒遠邇聞之莫不驚悼
公待宗族尤有恩其爲工部以使事過家作族譜
曰吾爲令嘗刻宗儀教民矣夫族安可無譜也譜
以明世系世系明則人知本源而親睦之心生每

歲時上冢輒與族人會食綴和好榮陽公清病時
輟已而復舉行焉伯父公安公絕後表其墓展祭
無缺他墓無碑者皆代爲之公自幼好學歿身典
雅文詞蒼健學李獻吉賞識精妙作令再預秋試
辛丑分較禮闈皆稱得人公生于嘉靖三十七年
八月二日卒于萬曆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得
年四十九歲配李封孺人隆平州同李公女生三
子長應辰余壻也次應明府學廩生娶王氏趙州
舉人洪度女次應微女二一適魏進士純粹一適

魏文燭孫男三應辰出者二庸周聘邑舉人白允
升女崇周幼應明出者升吉女孫女一許聘魏伯
祥卽魏進士之子應辰出應辰等卜以今年十二
月之二十六日葬公于邑南聖泉岡新塋蓋余嘗
爲滎陽公銘其墓矣故不復言其先世昔漢朱穆
之歿也蔡邕與其門人諡爲文忠蓋好德之至無
所寄心也而荀爽等非之以爲諡者上之所矚非
下之所造士修行立名而不遇孔子當末世窮困
人不珍行誼欲無湮滅甚難悲哉善者不勸中人
退沮豈私一人乎公叔誠賢牧冀州得罪闔宦輸
作左較太學生數千人上書救之得免此可不久
若張公者行已有耻見義必爲而沉潜有略當路
必能匡時臨難必能夠節時莫肯用性命早隕職
方之功大司馬不敢言

建儲之疏

留中作史者未必採錄夫張公也而可無傳乎此
其人豈可易得正人君子之稱人之常言無與于
謚法尊顯者易得謚常爲人所姍笑位卑者德立

而名不稱余小子何敢不任其責焉故題其墓曰
明正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公之墓而爲之銘曰
乾剛坤直篤生賢哲幼心不童匪澡而潔踐雷思
矩跟險不跌成孝忘生事國盡節世貴所難在公
非德非已厚民妣于赤舌幕畫折醜佩之以玦蠶
績而烹蟬蟒錦綬異哉速化厭世氛濁譬諸仙者
見幾而作帝或召之授以仙爵聰明維天必非妄
奪誰能告之解我結縉誰起張公紓我灼爛謂公
正人則靡攸忤

文集卷之十四 終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五

鄣上趙南星夢白 著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墓誌銘

明文林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前福建江
西道監察御史翰林院庶吉士柱石王公墓
志銘

王公諱之棟字養隆別號柱石安定公之長子也
安定公諱克慎娶周孺人生公幼卽能文學使者

陳公見其文異之及見之童子也大異之首以補
邑弟子員無何開府溫公延安公爲其子師與
公同學溫公又大異之公學於安定公無他師深
思廣覽厲不卧不休之志乙夜燈熒熒窻牖間王
父閱其過勞戒之則揜其燈待王父卧攤帙如故
三年而文大成曰是可以取青紫無疑矣壬午果
魁畿輔明年成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乙酉出爲
福建道御史視東城人不敢干以私豪歛俠竄肅
如也出按宣大宣大之總戎者人皆謂其連天蟠
地之勢不可動搖公抗疏言其不法

上爲之奪俸示懲又上疏請

立東宮不報徐尚寶貞明少而讀丘文莊之書信
之謂燕趙魏之間有水者可開田種稻而深州等
處可濬渠受呼沱水資灌溉鄭白之績可興遂建
議得

旨以尚寶兼御史領其事行郡國督責北方地高
水深必不可稻而一二有司言所開水田若干穫
稻若干尚寶首薦之而薊門以東募南兵教民種

近歲京東

漫行所議

民天撥

走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五 二
稻甚橫至淫人婦女幾爲變王公上疏極言其不可十二事

上從公言罷之息民省費遏絕亂萌厥功甚大公以是名益重出按淮揚未幾請告歸里再入補江西道是時陸公光祖爲冢宰起舊中丞趙公錦爲刑部趙公者嘉靖中爲御史出按雲南論劾嚴嵩械繫下獄削籍者也公論劾太宰到任纔一日卽起用錦錦年七十六老矣又遠在數千里外司寇民命所係不仰體

皇上欽恤至意而恣行胸臆若此疏上政府擬

旨詰責公名德老成謂不可用其具言欲用何人公上疏言臣第言其老不可用耳輒問臣以欲用何人設臣言事之不便者卽當問以欲行何事臣何以置對是欲籥臣下之口不敢復言非社稷之利也公竟謫交城尉尋陞潞安府司理公爲司理卽矻矻思職抑強暴抑冤滯不左遷視之也其年陞禮部主事改銓曹聞安定公病請告歸里無何安定公歿公幾爲死孝政府自江陵而後稍不敢

擅權而欲諸司奉頤指然人知守官太倉諸人不能堪也則挾

主威以摧折之甚於江陵得罪者不下二百人戊戌新建當事以曹給事薦銓部廢者乃丐

旨貶黜多人而公在黜中公始聞一笑後遂忘之讀書教子時與故舊飲酒賦詩陶陶乎有餘樂也

公自成進士先世之產悉以與諸弟而自買田於

邑南之曹莊數百畝子女多不足以餬口嘗釀黍

將爲酒有田數百畝無米漉之以炊客至無薪以枕中草爲爨

公不憂也惟竭力以奉養太孺人時不能具

乃怛然不樂然絕無欲仕之意當道者過其門非

素交不得見福清秉政銳意欲起廢然蝸譖已深

不能拔屢推公尚寶不報公病竟不起病革時謂

諸子修短有定數無所恨惟

國恩未報太孺人尚在不意先朝露此終天之恨

嗚咽而逝公生于嘉靖癸丑二月二十五日歿于

萬曆庚戌七月初一日春秋五十有八子元佐等

以是年之十一月一日卜葬於石柱里之先塋以

牛孝廉之所爲狀屬志銘於趙子趙子曰王公與
余至深其在朝時尚未與余交也與余交者必不
劾陸太宰陸太宰知人而深沉有執前後爲太宰
者若宋陳孫蔡四公皆賢然無能過之其去邪甚
密而斷臺省多恨之者王公天性朴直聞義必爲
其言趙公老不可起躓矣至詆訾陸太宰蓋聞之
人無私心是以縉紳亮之而趙公強出斃於中塗
虧損夙望可歎也往者郭華伯之堂弟爲酷吏孫
姓者捶死實有窮奇之助號爲同袍者惟王公有
匍匐在原之誼余以爲若王公者稱忠臣烈士不
虛耳卽其仕而能貧亦天下所少余視公疾問其
家米不滿一斗汲直范萊蕪何以加焉銘曰
帝有醉耶何其泯泯胡俾鬼伯崇此淑人胡俾儉
邪翳此貞臣愍腸婦舌昏塚是因元愷放流林野
成羣衣荷纒蕙攝磔不伸繫天馬足以囹獲逞藪
藪有穀終窶且貧此曷不弔彼覲而存公已焉哉
遺茲世紛美人俱老幽壤多隣英雄異代興歎斯
文

明奉政大夫戶部郎中胡公墓志銘

胡公諱三省字子唯別號一齋先世山西平陽人
九世祖鈞祥徙居沙河鈞祥生浩仕膠州同知浩
生文達正統辛酉舉於鄉仕爲廣文文達生醫學
正術貴貴生諸生博博生績績生邦俊是爲公父
以公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母宋贈安人胡公生
而豐盈厚重動協矩矱父甚愛之曰吾家世業儒
未顯意者其在此子乎移居郡城以求師取友之
便公沉潛舍照篤志問學日引月長超踰儔輩甫
游庠泮卽以文詞著聲郡守劉公應節當世瑰碩
少司馬趙公孔昭鄉國弁冕皆重其文質以爲必
大受隆慶庚午公將赴大比而有司爲貴人豎坊
度其地於公之門公請移之弗許公曰吾豈免於
貴耶是秋果舉於鄉明年上春官弗第則之西山
聖水寺謝絕人事殫心典籍肆力探討癸未成進
士試宰陽穀悃悞愛民務在安靜不矯與之休息
嘗喟然歎曰古教養之法蕩然無復存於今者矣
惟勸農桑興學較猶有其遺意焉吾惟耆年乎此

耳久之陽穀底寧又畫爲均賦之法未及行而調
洪洞此時洪洞人饑饉又患痢公多方賑給粥虛
藥病若怒若瘵民得以免於捐瘠轉壑未幾而歲
登人和公所以治洪洞者大都如陽穀而所立均
賦之法後令尹行之迄今稱便上官以公治行漢
循良不過也屢薦之而奉宋安人之諱泣血跣歸
民號哭而送者以萬數服闋補遂平汝南之
疲邑也公視事未期而四境改觀他邑之訟失職
者聞公平恕皆願質成公所振理冤抑如唐河等

甚衆有恨公反其成案者公若弗聞也曰殺人豈
細事哉而可雷同爲也邑有懸瓠石洋之川築長
堤於郎家口而滔陸之患永息大抵公爲邑主平
易便民不務卓鷲揮霍取聲名不能柔撓聊世與
流俗之意殊是以士民之愛深於上官去後之思
纏而弗忘公不得爲臺諫入爲戶部主事未幾以
父憂歸起復爲戶部郎督餉薊門時倭奴躡朝鮮
朝廷大徵郡國兵援之有陳將軍者兵過薊門人
甚怨其搜牢公趣之去而管山海關者爲兵部張

公棟公移文禁戢仍共上章論劾
朝廷爲易置大將疆宇懾然公資望日高是時章
奏率多停閣銓部尤甚擬陞公太守及參藩皆不
得

旨公聞子嘉遇病遂請告歸構佚老堂夢覺庵有
終焉之志無何嘉遇亡少子嘉勳殤舊疾日劇竟
不起公勞苦砥礪履繩弗跌稍有出入悔責不能
自容橫逆之來倏然順受邢趙之間號爲長者奉
身易足仕宦惟取俸祿自薊門還署有羨金二千
米千石者三毫顆不取先是公鄉舉時邑例有司
爲歛米百石公力却之其修潔蓋出天性焉公卒
之又明年是爲丙午子嘉謀將以四月十一日卜
葬於城西之新阡嘉謨求銘于趙子趙子問公里
居狀曰家大人甚不樂有時半夜起呼諸子共飲
酒求醉趙子曰何以如此曰以趙廉憲事廉憲治
兵薊門而黠盜熊應士等僞稱剽倭之兵廉憲弗
覺而牒之家大人與之餉金事露不能爲掩覆廉
憲與家大人素厚以是爲負而自詭趙子曰此余

門人趙山甫者也賢者也弗覺盜公罰耳厥後有
齷之者山甫以隳官公之弗樂以此耶細故小言
傷茲二賢痛哉然胡公之於友道可謂敦矣公于
于嘉靖甲辰云銘曰
胡公之碩丁時不融以郎署終胡公之蒙遇人不
淑俾厥心戚胡公之仁受命不將六十以亡伏清
死直泉壤之輝胡公其綏

明亞中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理南

盧公墓志銘

盧公名大順字子達別號理南始祖德故山右人
而徙於永年之劉營鄉高祖全全生昌昌生麒麟
生廷珠是維盧公之父海遺公盧氏世農皆仁厚
有古風至海遺公治博士家言以目疾舍業然至
老好典籍盧公兄弟竟用其教起家爲名人海遺
公以盧公貴

贈戶部主事配楊

封太安人盧公於兄弟中季也長臨洮府推官大
節次淮安府同知大謨次南兵科給事中大中弟

汾陽丞大道公少無童心從臨洮公學自能黽勉
早爲諸生有聲兄弟自相切劘時海遺公躬勤家
政得博精其業又立橫舍延四方英雋廣麗澤之
益以是所詣日超丙子公與淮安公同舉於鄉庚
辰成進士尋奉海遺公之憂以歸癸未給事公亦
成進士公出爲戶部主事司倉悉祛姦弊權稅崇
文門寬於負販有貂貴携重貲欲匿公力拒之丁
亥督餉江以南道出金山適有罇舟於江者公捐
金募救活數十命所至砥節日書之外無一長物
吳中諸貴人以公仁厚願得爲二千石事已而奉
楊太安人之變公以兩大人之變皆未得在側爲
終天之恨然生事死葬祭皆盡心禮士紳稱之服
闋復補戶部辛卯爲蘇州守吳中果得公爲守矣
然其中多貴要有司不得盡行法有市豪周天爵
者求爲許墅鈔關庫吏賅一翰林鉢直指甘公爲
言公竟不從中貴張暹奉

仁聖太后旨持佛像至吳中置郡城獅子菴欲夜
其地僧明旺遂毀民舍數十家公捕僧寘之法暹

昇像去常熟有妖僧右海者鄉紳錢氏之客僧也
居其別業據高座說法用幻術誘惑男婦數百人
諸司不敢問公以計擒斃之稱快者多然亦多愧
恨者舉人金元煥以人命當大辟諸薦紳皆爲力
請求免公一無所聽而王元美司寇之子士驪趙
少宰汝師之子開美有司以其謀不軌密告朱開
府所引批諸郡邑子弟甚衆蓋其士大夫讐二公
者所爲欲覆巢碎卵無遺種而朱聽之下郡捕治
公心知其枉無論二公名臣卽無辜多人亦何忍
駢戮未幾他郡悉繫所告朱以屬公公訊之無事
實竟白朱公釋之所活人甚多彼未棄其毒而怨
者亦不少矣會以逸囚論調丙申調汾州府汾州
府故州也以宗室強難治故升爲府公初入境諸
宗民值公出故逆顏行嘗之公嚴爲懲戒怙終者
以法繩之於是良民不被其虐矣永寧故石州殘
於虜者也公以民不知兵作備虜事宜一書傳檄
郡屬募兵又多作戰具於城垣起懸樓藏之平遙
距南關驛有間道斂隘不可行公鳩工率衆鑿山

夷塗亭館碁置輶車得通行焉公政聲甚美然以吳中貴要之憾僅移福建鹽運使鹽運稅額福建不足當淮浙三十之一而中貴權緝者每掣驗需索無已商不能堪公挺身爭之中貴不得驗於商庚子入

覲商民涕泣攀留不忍舍已而以浮議解位或曰亦吳人之所爲也公飄然而歸讀書課農教子睦族一切無所嗜好然有以自樂欣欣如也居久之兩兄皆解組歸而給輒公之歸也以直道忤時新建爲蝸譖害之公兄弟故友愛財產不析至是日相聚聚輒具酒食果陌劇談醑酌極歡也時或方車並騎以游就景物訪親舊鄉人羣觀歎羨之或舉手加額呼如來公兄弟謙柔接物好施予是以衆心悅豫如此公平生矜重卽病中延醫亦肅容待之公生于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卒于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廿三日得年六十有三配蘇云至是恢胤爲狀持給事公書屬趙子爲志銘焉趙子曰余嘗見盧公恂恂温温望之而知其仁

人長者也乃其爲守不畏強禦夫文武不備良民懼盧公兼有之矣卒不獲大用昔海忠介公爲吳中開府抑強禦恤災獨彼中人嗾戴給事鳳翔劾之調南京倉場侍郎而言者以南京不必用倉場革之使海公無可調衆怒難犯而況衆貴乎盧公之坎壈宜矣然盧公品自高又有陰德恢胤之所爲狀事核而文斐才與孝具可觀也盧氏之後福豈有涯哉銘曰

仕路之險過于羊腸同類之甚甚於貂璫嗟噫盧公仁厚而方不虐昆蟲不避虎狼仕有正道退有舊鄉兄弟子姪靡匪賢良彼婦之口可以徜徉皎皎者日皚皚者雪霜想見伊人何存何亡

明奉直大夫大理寺正劉公暨配彭宜人合葬墓志銘

劉公名 字士美別號慶泉世縣楚之龍陽正統間名源者以名經爲太學高等隱居授徒生必遠爲諸生傳其家學四子俱爲諸生長鳳食廩未仕而與詩酒人結社香山寺學者稱香山先生香山

先生生煥是爲月溪先生少卽有聲諸生中博學
至性孝友慕古賢豪之誼不屑問生產嘗有酌酒
而詈之者先生疾趨避之其人醒肉袒來謝曰無
有其人愧感終身不飲隣人盡室患疫親戚無敢
造門者先生朝夕爲視醫藥皆得全活娶高安人
生慶泉公七歲卽從楊滄山先生受詩十歲而能
屬文十二而父見背母子相依貧甚當給里役縣
令薛公奇其貌試以文更奇之遂復其身無何爲
諸生學於蔣道林先生甚見器異試輒居首事母
盡色養時公已食廩其旨可供娶彭宜人彭宜人
性孝克盡婦禮公得內助益專精學問聲譽隆隆
起公於聖人之道真有所悟從事慎獨而灼見天
地萬物之一體是以出言必成文舉足必成儀其
獨居無不學也無不樂也其於人無不敬也無不
愛也急人之難如在其身學使者顏公鯨名儒也
其教以行爲主謂全楚之士語好修者以公爲最
卽文章亦罕有逾之者當此時公之名極重然秋
試屢躋至甲子而八矣乃舉於鄉明年乙丑當計

借以母春秋高不往其夏高安人棄養公幾不勝
喪葬祭極誠信廬墓三年冢上生五色芝隆慶戊
辰上春官不第爲樂亭廣文士人宗仰之明年已
巳擢令高邑時高邑大水自城郭以至官寺學宮
無不傾壞田爲污萊公修繕撫恤舊邑維新公材
術瑰異而依經篤古安雅好靜刻木爲皂隸持牌
而書其上日勺水不飲一錢不索訟者至庭輒以
與之令自勾攝願媾息者輒罷遣不問也邑田多
隱匿之弊公引繩分區每若干畝爲一區親量之
而賦役均平行唐民告之當道請公爲均田至今
賴焉其處事有法而貫之以實心故政無不舉而
閭閻按堵尤加意教化時爲諸生談經講藝其窶
貧不能婚葬者捐俸以資之先是敬一亭在講堂
之前公曰是茅塞之象也移之西偏鄉村皆有社
學延師儒以教童子作幼學訓規班示之而樵夫
聞禮樂之談矣又選擇民之拳勇者籍爲鄉兵而
時操練之久之皆善武藝明紀律高邑之鄉兵聞
於遠邇當道之薦公者以公有文武才居三年考

最

贈父母如其官彭爲孺人壬辰調遷安遷安邊虜將吏羅仲先等構釁致虜訖當道者屬公按其事公單騎往宣

國威信虜爲氣懼明年萬曆癸酉入補廷平無何而以彭宜人病

請告歸宜人竟不起乙亥出補丁丑轉寺副以覃恩復加

贈父母今官彭成安人無何爲寺正平明之聲甚著辛巳奉

命恤刑於蜀道出恒山至趙州栢人之間高邑士民無老少富者持榼醪貧者徒手往迎之如唐子之得二親也入蜀遂遘疾卒公宰高邑時俗猶朴陋相襲之弊一切澄汰邑士恒數十年一舉于鄉自公興起學校移敬一亭之夜公夢亭中有前代名臣之像自是科第日盛海內率知北方有高邑公之功大矣其將之遷安也舉邑號泣不能畱而爲之立生祠於北門之外畫像而祀之者數十家

彭宜人同邑彭公伯陽之次女也婉孌而敬勤儉而才當劉公貧約時既養母又好賓客五肉七菜恒若有餘及其既貴冠珠衣錦而自奉率薄彌敦素尚宜人之歿公不復娶念糟糠之義以同德之難也宜人葬於城東雀門山祖塋之畔至庚寅八月七日中山大夫兄弟卜塋公於城南三十里小塘港之陽乃遷而合葬焉公生于嘉靖丙戌十月四日卒於萬曆辛巳八月五日享年五十有六宜人生於嘉靖丙戌九月七日卒於萬曆癸酉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六女一適同邑江山廣文王惟謙男二長應閩之歸化廣文次悉卽中山大夫欒城令及中山考最再

贈公奉直大夫彭安人爲宜人孫四彰愛禮部儒士娶某氏某女彰欽邑廩生娶某氏某女彰德娶某氏某女彰寬娶某氏某女俱諸生而彰欽爲中山嗣曾孫大定大安大宥大寧等幼公與宜人墓尚未有志銘中山大夫以屬趙子趙子曰公之宰高邑也余師之公擊賞其文以爲必遠詣修學旣

成曰如形家言驗者趙子其翔乎明年而余果舉於鄉佩公之教以獲筮

朝列不至頽壞自惟無可以報乃中山大夫爲令爲守皆近高邑得數相見而公之墓未有志銘若待余爲之者非余爲之其誰哉銘曰

靈均之里吾師以降允迪中和溫溫其恭惠流鄙上趾美桐鄉再試邊邑屹爲保障廷尉敬刑咸平有慶展也德人天命不將十載卑栖先隕其凰結念冀野矢靡他伉有美仲子來仕舊畹襲蘭繼蒞豐積彌芳天寵洊至賁於幽堂公之弟子鄙趙考功勒銘貞珉垂之無疆

明故山東新城令鴻濱馮公墓志銘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十一月八日新城令馮公卒于官趙子聞之曰甚哉民今之無祿也掌民者大率冒沒於賄夷樞其民孰有厲操敷惠如馮公者乎馮公令新城甫朞而卒其病以勞於吏事瀕危大司馬王公授之禁方頓起然不能節勞復病遂不起病再危時鄉老先生至榻前視之曰公病殆

不可諱公貧甚何以爲後圖盍取帑金若干佐急需後至者彌之是在生等無慮公從榻上叩首長者意良厚第不肖旣不能奉職爲邑利益溘焉朝露而又牟非所有以辱長者此萬萬不敢於是諸老先生泫然歎息而去嗟乎世之人老卽貪得而況其將死乎蓋人有其主在患而不死者或謂之曰子尚可以見人乎曰子以爲死尚可以見人乎夫世之人知死之不可以見人也而不知污垢而生之不可以見人也而況其將死乎何所不可爲若馮公者可以長見人而竟早死也何哉公初授新城謂余曰邑多鼎貴稅難完僕材拙恐得罪奈何余曰是多君子公君子必有合也至則羣公皆見而敬愛之視事未幾而逋賦完曰正供易入訟者悅曰孚而弗緩市者樂奉曰賈平而弗稽役者樂供曰與私雇等於是邑之人僉曰馮公廉而愛君子曰馮公垂危且廉況平居乎父母之於子未聞有腴削者愛故也故廉者必愛民作吏如馮公者豈不甚稀鮮哉公病革民皆爲禱之於神其卒

皆拍膺痛哭靈輻之歸號而送之者數十里非愛
曷以至是公自少而孤事母趙以孝稱先世所遺
產無幾弟時豐析居遂不能餬口公時時絕所有
周之其待宗族故舊甚篤與人一以赤心而博愛
喜施內外無怨公以丁酉舉於鄉壬子出宰新城
馮氏之先在柏鄉可攷者自三老公始三老公生
進進生剛剛生昇昇四子振敬起信振生勳勳生
錫馮氏之業儒自敬始敬以太學仕爲典寶錫有
名諸生早卒而典寶公之孫爲濮州守爲朝城丞
濮州公之子卒于太學者是爲余外父太學公四
子皆諸生仲仲昌先馮公舉於鄉第一而卒馮公
與濮州公仕皆不久馮氏世學人皆信厚而進取
窄利且不壽此子長所以致疑於夷跣也公歿未
幾直指耿公鳴雷新城人也持斧來恒山每至柏
鄉卽召問其兄弟子姪厚恤其家公諱時彥字應
美別號鴻溟兄長時登卒於諸生次時捷典寶次
時成諸生弟則時豐也娶楊三子曰嘉璠娶隆平
諸生李克念女曰嘉瑜娶賈曰嘉璨娶劉嘉璠有

起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五
三子一女公生于嘉靖丁巳十一月二十七日卒
之時年五十七耳嘉璠卜以乙卯之三月九日塋
公於氏莊之祖塋銘曰

生今之時其德孔淳爲今之吏克愛而貧享年不
永厥志莫伸旅魂西歸寐於茲墳

明故封文林郎雙洲馬公墓志銘

馬公諱壽高字祖遠別號雙洲其先固始春河人
也有名敬先者耕於龍岡之上以迄於瑞皆龜野
隱修有老人登岡望之曰此世有老壽後當有顯

人贈瑞玉環二瑞公父也娶謝生山復娶張生公
時父五十九矣年八十五卒公少而失怙二三族
慝日號闕公之膏腴產也則羣怨伯氏訟爭母謝
有豪賢之度能忍公奉教以雅遜消冤侮先是公
父始卜居城中公奉母仍村居就園田力作母劬
心織紉生業漸饒子玄甫生而秀挺見者奇之公
每曰老人之語此其符矣母八十始還城居公意
視神聽承懽多方母見其克孝念昔時不造淚輒
泫然下卒居喪甚哀遠邇感動玄甫成童隆師命

學身居田間管農事歲一再入城視玄甫學已而
玄甫補汝南弟子員卽有英聲其人眉宇雄稜意
氣慷慨亭亭矯矯於風塵中特起非獨其文詞之
奇也是時大中丞三原溫公分守汝南愛之居門
下一時有位罔不磬折禮遇而里中有二開府張
公社廖公逢節皆賢者皆與馬公深交卒締姻好
玄甫竟成進士筮仕得廬州司理跪求教公曰爾
以先人之德幸爲官夫官善得之以興惡得之以
壞吾見進士多矣爾性慎之哉吾不求富賴先人
之遺業吾不貧矣祿食者豈患餒哉無朘於利爲
祖父子孫修辱也慎之哉玄甫俯伏受教竟能砥
礪致身於當世豪傑之林公嘗跨驢羸服至廬州
欲問玄甫治狀玄甫廉能之聲震動江淮間行道
之人無不極口而稱舉手加額而祝者不待問而
言而是時六安守李公懋檜與玄甫同志偵公過
有所餽遺不受公以玄甫三年考最
封文林郎如其子官每言

國家待臣子厚如此曷忍負之于時春河橋圯以

租三百助工日聊以報

國恩萬一云玄甫治行於一時無右然所交皆天下豪傑其分別善惡是非著明流俗畏之僅稍遷北部其北上也武平指揮周姓者感玄甫之德以三百金爲馬太公壽却之玄甫繇比部改祠部郎無何而督學江西江西士故尚氣節玄甫至無不悅服者無何而以母憂歸乙未計吏罷官報至公曰曩者直指之事吾固知不免也人臣抗節守法於心無愧官何足道哉蓋玄甫在比部時有議及

江西直指簠簋者

上將使往覈其事大中丞涇陽李公素知玄甫薦之玄甫竟以實

報於是惡之者衆矣故大計不免公晚年幽栖逃

世戒家人無所關說於城西白水溪頭建淨心山

每依

房禮佛供僧癸巳大饑煮鬻飢流亡穎女之間生活數千人親舊困窮不惜倒囊濟之卒之先數日

施金二百爲小河橋公生于正德己卯三月二十六日卒于萬曆壬寅十二月二十一日娶元配陳

孺人及羅孺人及劉二子長猶龍卽玄甫娶宋再
娶王與席與王次亦龍娶單女五長適諸生田兆
次適姜有禮次適吳學蘇次適敖修道次適孫可
欲孫五人之騏娶徐之驪聘朱淮玉女之馭聘諸
生吳東魯女玄甫出次之驥聘許孝廉麗女次之
駒聘段封君偉女亦龍出孫女六人長適諸生孫
夢庚次適孫以孝次許聘廖開府之孫世廷次聘
許忠節公孫念芳俱亦龍出次許聘朱某次幼玄
甫出曾孫二人世清聘諸生易可居女世忠聘李
孝廉自榮女之騏出曾孫女一人許聘張開府曾
孫衍祚

出趙子曰世實生人能無世情蒼素

混淆賢者所歎馬公以玄甫爲子而厥官乃隳安
得不鬱伊乎異哉乎當事者之言也曰吾將黜夫
假仁假義者用此以芟刈名人卽如所云真貪真
酷者豈盡去哉有識者安得不鬱伊乎非馬公不
生玄甫豪賢豈易得哉世多以爲患何暇愛惜之
乎余爲馬公墓銘蓋不勝其歎息焉銘曰

馬公逝矣逝於何所笑與歎與於誰告語日傾光

虧直士見醜皇天不揆孰測后土屈賈之徒其人
在否魍魎魍魎則謂公懽德無屈伸躓豈華臚神
簞菁菁其芳萬古

明贈奉直大夫知州張公暨配滑太宜人墓

志銘

趙州張公以隆慶三年己巳春二月二十三日卒
其年十月二十日卜葬於州城南祖塋之西其子
伯簡為狀而未有銘也至於今三十四年矣是為
萬曆三十年壬寅八月初四日公配滑太宜人卒

於是公之孫駒將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合葬乃
以伯簡所為狀及所為太宜人狀來求銘嗟嗟余
未及見張公也然嘗拜滑太宜人焉余弱冠交於
伯簡及其弟叔廣至深千里又從余游伯簡未乞
公銘以太宜人在意有待乎假令不先逝者銘亦
必余屬也張公諱時泰字道行別號活泉其先居
州之白溝驛曾祖通移居城中通生山山生暹暹
端介有韜諳鄉閭重之娶閻年四十未有子不肯
置妾閻力勸之娶高生公六歲求婚於滑翁滑翁

愛公器宇許之越明年公父卒二母嫠居家日益貧及娶滑太宜人滑翁憐其单孑移公之大石橋同居焉滑翁明陰陽形家之術以教公既成耻之棄去從故縣令王公棟學易會以修城役于州公帶經往守見而異之卽放歸學易一年而王公卒家遭火資用都盡無書可讀公喟曰天乎豈不欲余儒耶然庸詎知非孟子所謂動心忍性者乎隣舍生有爲春秋者乃借春秋讀之時伯簡生三月公抱之讀使滑太宜人專紡績以給衣食然多區蓋之義力不能求師而里中有王公一愧者曾爲縣丞家居以春秋授徒健公之志試以文甚期許之收置門下公聞一言卽竦意而聽見一字卽手書於牘以得之難惟恐失之其學備極勞苦嘉月良辰罔知休暇以是精於春秋當此時北方人士憚春秋難通鮮爲之者公始發憤力攻竟爲名士父子三人皆以春秋取科第趙春秋生通者多其弟子公二十五乃就有司試學使者王公賞其文以應鄉舉不售補增廣生明年食廩自是每試輒

高等然輒軻至四十乃舉於鄉是爲嘉靖甲子又三年丁卯伯簡卽舉於鄉甫弱冠耳而叔廣亦已爲諸生熒熒見光氣矣公起於孤寒尊節抗行屹不可捫故事舉於鄉者州守爲之醵金三百以贈公笑曰吾昔嘗饑凍一介不苟取今策名天府乃箕斂鄉黨耶固不受公之姪居正幼孤公收而子之若已出他姪有兄弟爭田鬪者族人請扑教之公持杖而泣良久投杖於地曰奈何以田故失骨肉之和又傷及父母遺體也姪遂感悟相愛公刻意砥行雖閭室之中皆有箴銘久之比集爲修省錄嘗言士固窮而後能慎位清心而後能效忠有味乎其言之也其用於世必有可觀者再舉進士不第齋志以歿距其生嘉靖三年八月初八日僅四十有六耳以伯簡守華州績最贈公如其官而滑太宜人受今封滑太宜人自少而與公食貧鉛槧機杼共一室遂能通儒書解大義伯簡童時公恒出授徒則從太宜人受書及叔廣能讀書公乃不復出公歿後太宜人教二君甚嚴數稱而父少

孤寒極苦竟成名天固不負人爾輩饒衣食何忍
怠惰不念先人乎太宜人見伯簡久不第命之仕
謁選得華州則迎之華州遷同知鞏昌則又之鞏
昌無何伯簡遂守鞏昌太宜人居則翟冠而霞衣
出則耳車而盛儀而伯簡爲華州時叔廣已舉於
鄉又無何而其壻屈孟昌亦舉於鄉孟昌少而從
公治春秋者也又無何而叔廣成進士爲高平令
以不能事貴人謫高郵州判旋令城武伯簡兄弟
皆迎太宜人鄉里榮之而二君爭致珍味美服奉
太宜人太宜人則念張公貧時傷動教二君慎官
守爲國盡忠以體而父之志卽菽水之養吾甚樂
之矣伯簡亦爲貴人所奭罷鞏昌太宜人不愠也
曰仕至二千石不賤矣而吾又年老爾弟游宦於
外爾歸固善頃之叔廣擢膠州讐者未已再謫湖
廣布政司照磨會長垣李中丞征反播酋辟叔廣
入蜀畫幕中叔廣以勞瘁嘔血卒於蜀太宜人慟
屢絕日兒念我老難於行而我固趣之竟使兒客
死我則諄矣伯簡強寬譬太宜人居無何而屈孟

昌卒又無何而伯簡亦以痛心故病卒太宜人
不勝痛一病竟不起太宜人人生於嘉靖
年七月

十二日卒於萬曆三十年八月四日壽八十有一
矣獨其歿以痛心故可哀也蓋余聞之長老張公
天性剛然其存心甚厚與朋友交情好隆篤終身
無間每語伯簡兄弟某吾執友爾曹事之宜如我
也嗟嗟古君子哉滑太宜人父滑翁柏鄉人也而
居大石橋識張公於髫齒而女之竟亢張氏之宗
豈偶也哉張公舉於鄉而滑翁歿無子張公竭貲

以葬盡哀而哭之滑氏墳在柏鄉張公爲葬之橋
西北里許以便張氏子孫世世享祀之也張公子
二長居敬卽伯簡娶杜氏封宜人次居仁卽叔廣
娶馮氏封孺人女四長適廩生李采次適舉人屈
其與所謂屈孟昌者也次適郭楨次適高邑廩生
郭霖孫男三長駒庠生卽千里娶柏鄉故按察司
副使趙公惟卿女繼娶新安項氏次駿聘柏鄉中
書舍人魏公大用女皆叔廣出次駒聘柏鄉廩生
呂應熊女伯簡出孫女六長適蔡萱次適太學生

薛溥俱寧晉人次適元氏諸生李念孝次適晉州
施於政次許聘序班焦紹子次許聘元氏舉人翟
洛子伯簡叔廣所出各三曾孫男一瑞明聘柏鄉
舉人魏純粹女駒出銘曰

古之勞人於維張公孤露困窮以克奮興志之未
畢厥算以終淑媛成之家用丕昌如恢息夏露雨
灑灑時往歲陰且雪且霜蘭摧菊秀夫亦何傷有
孫曰駒明瑤美璧卜茲襲吉維終古宅光靈啓佑
後福罔斁

明故安定縣知縣敬菴王公墓志銘

萬曆二十一年歲在蛇

月

日寧晉王

公卒其子吏部君友人高邑趙子往弔之吏部君
哀毀甚趙子爲言禮戒不勝喪聖人事死如事生
哀也者死之也已矣死而生之之謂大孝吏部君
唯唯然痛哭不休畱趙子食趙子不能食鰾涕而
出歸則吏部君以王大行經邦所爲狀來屬銘蓋
大行王公之門人也趙子曰嗟余何忍銘王公余
何忍不銘王公王公名克慎字

別號敬菴世

居邑之北之石柱里高祖昇昇季子盞是爲曾祖
天順中少司馬公詔其兄也盞生亨壽官亨生獎
公方直諒鄉黨稱之亦爲壽官生公公性資警徹
俶儻有大度平生耻阿徇人家恒不給而樂施予
鄉隣不能婚者婚之不足者助之喪亦然賴公婚
喪者凡百餘人少讀書一再過輒不忘然不肯苦
學以爲甯越之不卧蘇秦之刺股徒欲速得富厚
耳故雖冬夜亦不篝燈其爲文獨挺高調脫去學
士蹊徑每就學使者試輒首諸生然數奇大比竟
不利

隆慶己巳是爲

穆皇帝御極之又明年有詔郡邑餼廩士都試于
學使者拔其儁一人入太學苟文弗稱度之不必
備命曰恩貢公在選中謁選授北地安定縣令縣
二十里故事坊郭一里免其雜徭以供令之私用
所費不訾財產坐蹙公下車首罷之曰仕有常祿
而橐之又漁蘇小民是跼蹐之行也而余不忍爲
也市故有稅後遂枷芟箕帚皆有稅公悉除其瑣

細如額而止邑有大鹽商桀黠甚前令莫敢誰何公故知其名而商伏于惡以盜引事誣平民公重敲扑之商潛遁去張觀察者邑之巨族也多倚勢爲不法者公懲其一二魁宿人人慄息公爲安定年餘邑甚清然不能阿事司府竟構諸直指劾罷之邑人號泣歎恨如失慈母觀察將往見公竊語人曰王公方失意必不得見至則公卽出見之談笑如常時觀察出爽然自失曰王公高人王公高人其必有後乎公歸里以祿逮父母爲幸敬養周至覺兩尊人意常在親戚之貧者請散俸金濟之兩尊人心甚懽及相繼逝皆致哀葬祭如禮喪畢乃與諸故人約分日置酒清談晏笑落日沉月或自爲歌曲被之管絃曼歌屢舞陶陶焉洩洩焉其樂靡有極也吏部君蚤歲成進士爲翰林公顧不喜曰吾家無厚積卒顯恐不祥及吏部君爲御史輒貽書曰而若不能明目張膽寂寂效寒蟬又不思蚤避言路者禍不及身必及先人以故吏部君諤諤于言不避權貴人皆危之公顧喜甚與諸故

人徵歌命酒自若然病日久之失明會吏部君以言左遷二年徵爲春曹郎歸省公尋改吏部吏部君之歸也故欲上病自免公日趣之曰而受國恩太厚不宜無以報而行矣吏部君不得已往甫一月竟移病歸歸十二日而公卒公生于

年 月 日壽六十歲配周氏以吏部君貴封

孺人子四之棟卽吏部君娶高氏封孺人之材娶楊氏之楫武生娶賈氏之梅娶秘氏女四長適錦衣冠帶官寇其知天次適閻應選次適孫可大次

適高不驕孫八元佐娶李氏元化元伋元儋元傑元僕俱吏部君出元伸之材出元伯之梅出孫女八五吏部君出二之材出一之梅出曾孫女二元佐出銘曰

公也忠厥子隆焉公也孝厥子劭焉天地不毀忠孝是倚浚水之涯臯如嶼如行者躊躇嗟王公之居

明故 敕封文林郎朝邑縣知縣郭公暨配

申孺人合葬墓志銘

郭公者諱某字敘夫別號敬齋郭侍御之父申其母也以侍御令朝邑時績最封公如其官申贈其人云郭之先不知何許人勝國時有名仲德者避紅軍亂走高邑四家莊家焉三傳至壽官禮禮生宣生經皆有質行經生淳字某別號鄆陽嘉靖壬午舉于鄉爲新安輝縣令言行不苟面目冷嚴每賓昏讌集嗛嚅謹譁聞鄆陽公至卽人人斂容其所縣縣清然不能隨時阿貴故止于縣邑人士至今稱方格者必曰鄆陽公鄆陽公娶趙生二子公其仲也性剛方蹈履中繩一一如鄆陽公而稍飲人以和少時誦書鄆陽公以爲頓然喜其不美愛之從鄆陽公治詩卒業時邑中絕無治春秋者奮曰春秋何遂難至此彼起家者何人哉邑之所缺固當自我先之遂負笈入京師師事柏鄉魏公謙吉遼州李公維藩受春秋數年盡其學晝夜精研多所自得爲文切理不勦襲數試不得舉竟以歲貢授鄆陵簿學者共惜之公佐鄆陵一以直道誠心曾攝縣審徭賦及上官檄文田洧川尉氏皆稱

均平三年轉晉府工正亦以不能隨時阿貴之故
公至性孝友處家處族主于忍讓有他人所不能
爲口所不能道者侍御君能學公復授之春秋曰
吾平生竭心力于此天必不終負汝勉哉侍御君
竟用春秋成進士試宰朝邑入爲侍御皆有名公
天性儉約纖蔑出入必計或以爲過及爲封君搏
誦如故人更服之每對子孫輒稱引祖宗貧時勤
儉勞瘁狀有奢麗者峻責之園在城外里餘每步
往日三四返或勸之車不從謂數行和于身侍御
甫拜官卽多直言人皆危之意公不喜公聞之願
喜曰言官宜如是旣而侍御移疾歸侍三年公趣
之去無何侍御以言左遷懷仁尉久之再入爲刑
曹旋削籍公聞之不色愠是時余已削籍數月矣
侍御歸兩家父子數接杯酒甚暢公平生無疾七
十後預爲棺歲漆之曰死人之所不免也當吾三
十時豈意有子卽有子豈意壽至今日得爲封君
吾非不知足者第無病苦卽含笑去矣公卒時果
無病如其言蓋萬曆丁酉正月四日也遺令吾近

體衣未嘗去布送終亦然因自趣成之公修貌美鬚抱質而懷文薄言而厚行鄱陽公疾時有感囑戒貪淫公佩之至老爲二詩示子孫皆實際語也申孺人者處士達之女有姊適人不得意父因誓不育女最後生孺人欲棄之母王泣不肯又欲死之賴一媪免長而明慧勤潔精女紅及歸公大母呂嚴而好潔意少有能當者孺人每進飲食輒大喜妬者因以口語中之孺人終不置辨生二女一子俱殤感憤悲號遂病病輒累月日不起乃勸公娶李孺人雖娶李孺人而劬心家務旋旋矻矻如曩時李孺人生侍御等三人孺人每自養之愛與李孺人等內戚有私乞者恚曰謂我無子耶今有子矣勿復言疾革復有言者孺人猶叱之先是孺人夢坐彩輿侍御負之行乃呼侍御嘆曰吾殆不得生享汝養乎病竟不起蓋孺人以丁卯十月二十七日卒至萬曆癸未侍御始貴侍御少時不知其非申孺人出也其卒也悲不勝曰嗟天平奪吾母而付之庶母之手吾其能活乎公憐之他日負

劍詔之則益悲不勝以申孺人愛之不啻出也嗟
乎賢哉婦道非成子姓之難而深惟嗣續無子而
有子之難申孺人親行之可不謂之賢乎是亦可
以觀郭公焉銘曰

展也先民秉心如結動繇規矩俗尚妄苟獨以禮
義率迪祖父練情薄游尊遂自遠云誰敢侮正氣
鬱積爰興寶臣甄在東序觸邪斷國允忠允哲聲
動天下有申作配先卽于泉莫食其祜嗟茲碩人
飲汗茹血備極勤苦有子強折克圖繼嗣果昌厥
後龍章休讚輝照幽房母氏栩栩生則孔哀歿乃
榮華天道終有丁酉之歲四月朔日公來共妥士
爲佞邪女德絕宗厥鬼愧沮貞珉之辭美符惇史
後天地古

明故勅封文林郎滎陽令柏庵張公墓志
銘

張公名某字以清別號柏庵其先太原榆次人也
有名遜者始徙柏鄉遜業儒爲諸生高等早卒遜
生文中文中生揆是稱二老公揆生璨卽公父也

又業儒不成以貲爲京口驛丞娶趙生子三長曰公安簿幹季曰省祭乾公其仲也張氏三業儒至公而成爲榮陽令以子駕部君長治績最

封文林郎云公頎幹長鬚豐盈軒豁九歲遭大母石之喪哀戚如成人二老公異之初從贈中丞澄齋魏公學魏公謂驛丞公曰此子卓犖必致遠大無疑也公性不好嬉學甚精力每讀一書必挾其輿要手自比輯未爲諸生時名隱隱起旣而以驛丞公之命與兄弟異居晝緣田畝夜篝燈吟誦不

問寒暑故其學殖兼茂試每先諸生而資用亦漸溫初二老公老有幼子瑁憐之疾力執公手曰以瑁也累汝公應聲曰不敢忘如是者再四而後瞑公竟保持瑁以至成立執父母之喪每幾不勝其爲棺槨豫求美材不難窮絕幽險走趙晉燕薊間惟恐費之不多其處兄弟間常骯骯曲從期于致美公安公謁選爲人給取金四百云爲公長子所誤公卽償之弗辯也省祭公子有筓庫鏹虧者稱責代入不以傳別視也公當貢值省祭公病甚不

忍去爲垂橐治棺歛具極備省祭公感公不絕口
欲以田園如干抵所費公佯諾終弗取姻族子弟
學者數之商者貲之急者振之吉凶不能舉者助
之幼而瞽者師以術之咸使得所邑故郝能妻霍
孝節貞粹以貧故弗彰公爲言之有司表其宅諸
生魏大本離大辟非其罪又連及平民石文趙治
輩公倡通學力爲昭雪咸得脫其蒿日人之困類
如此每歲祁寒施錢丐者或與之薪木令聚烘取
煖以不至僵凍有河南戍卒自北來患疫甚殆公
藥之起給道里費以歸比再調至獻香芋焉曰非
遇公者吾其塗之朽齒矣公有補世益民之志而
屢試棘闈不見收御史龐公尚鵬來視學公條上
八事其一言入貲授官之例宜罷其二言徭役多
不平宜詳釐其弊其三言鹽斤之稅宜除其四言
軍衛之卒困苦已極宜禁將領之貪殘其五言種
馬之遺害宜變通宜民其六言驛傳偏累宜令僻
邑佐之其七言修濬城池以防不虞其八言禁剗
寺觀以漸絕異端旣而御史大夫宋公纁至亦條

上之皆稱善相屬曰經濟才也公竟以貢入太學
邑貢者例有裝駕貲百餘金歛之于民公力辭邑
令高公曰君自爲則得矣其如後進何公曰吾誠
過則取其籍署曰完其廉而不苛如此公卒業太
學歸慨宗法之廢而風俗不悖乃訪求先世之故
爲譜歲時倡族人合祭于坐祭畢共饗講敦睦之
誼公出仕爲滎陽令一意崇寬大撫掩其民不操
切獵名下車問邑何以多流冗則田在草間而稅
多積逋之故捐金爲買牛七十餘頭給不能耕者
令止納今年之租復業至數百家而稅之逋往往
繇黠役歷代辦多冒沒自肥公下令皆躬自納竣
事給印牒宿弊頓清公好古教化嫠婦守節者輒
旌之且問以布粟有爲其祖母廬墓而沒者爲題
石表揚之其亂倫敗俗者悉寘于法卽豪有力弗
可奪榮之東南爲

周藩寢園守者多踏小民公正已執法虐醖稍減
乘傳入境者多分外求索公力裁之大都公爲政
寬于良民而嚴于豪猾惴惴守官耻以竿牘苞苴

結尊顯皆不合宦機故不悅者求其瑕無所得則
曰選輒竟以此退公之歸也則駕部君成進士矣
澣衣糲食不異寒素性能酒日與親知飲雅歌投
瓊甚懽每耕刈時引一蒼頭騎馬之田間逢田更
野叟溫然笑語人人親奉故好服食導引之事時
接見方士片言之合卽解衣履畀之以哭中子過
哀病痿數年竟不起公之內行淳備宗族鄉黨咸
能道之其爲邑入計也余方爲司農郎有僕道公
門隸之言曰睹金錢不取欲再往可得乎其言甚
鄙然足知公之在滎陽矣銘曰吁嗟張公質有其
內恪慎克孝友于兄弟昂昂將將孔德之厚如山
之雄而仁是右永終令譽自于盧首百里爲宰悴
民鳩之彼之所懷人或俯之彼之所祝鬼神庥之
爰卽初居昭受吉祥祿謀則拙道謀則臧組修匪
息委于咸唐後受其福奕世彌昌

明勅封文林郎永城縣知縣魏公暨配馮趙
兩孺人合葬墓志銘

魏公名大成字時夫別號樂吾世縣柏鄉丕有積

德至澄齋公而顯澄齋公名巖公之祖也生二子
名謙光者別號慎齋公之父也慎齋公之弟名謙
吉別號槐川澄齋公高才宿學二公皆少而奇挺
父子爲諸生並稱名士督學胡姓者以面貌沙汰
諸生澄齋公在其中而二公者每試迭爲第一然
槐川公早升第爲中丞貴澄齋公而慎齋公竟以
太學令衡山朞月而歸衡山公娶張孺人晚乃舉
公顛昂眖麗望之知其福人偉器也十五補諸生
名駸駸起視一第反掌耳而魏公者馮公之壻也
馮公者世所稱無懷山人爲酒史傳于世者也馮
公博學能詩文三十餘而應歲貢衡山公欲公與
馮公友天下士于太學乃入貲爲太學生馮公面
目言動非常人也每同遊峩冠衺服見者洒然異
之冰清玉潤焜燿一時同試于大比者數矣而竟
不第自太學歸坎壈不自聊進取之志頽矣邑有
褚公者馮公其壻也褚公故博學能詩文能豪飲
此時相鄉多酒人無先之者自蘭陽令歸三公者
遂爲文酒之會雅達風流後進咸慕效之久之馮

公先褚公卒財四十一而魏公所娶馮孺人卒久矣魏公愈益蕭騷岑寂惟靜坐攤卷吟哦賓婚希見其面及仲子乾仲舉于鄉遂杜門不復出乾仲成進士爲永城令以考最受

封具衣冠一望

闕而拜卽幅巾豎褐衣袖俱短敝則補之以示不出之意邑令長至親往賀皆不見也乾被

徵選爲侍御待

命不下遂告終養歸無何亦先卒乾仲之子元昌復爲名士將翔將翔公不少延也公事父母以孝著庶母弟大順家業中落公飲食教誨之今爲廩生嘗著二論其一言養生以習靜爲主無取于呼吸吐納偃仰詘伸之術尤戒任時醫曰是多妄庸奈何以性命付之其一言佛氏之徒率以禍福冥報怵誘愚人儒術明則異端息繇前之云可通于用人治世繇後之云卽孟子所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皆至論也公先娶馮公之女聰慧而孝敬繼娶唐山庠生趙公垣之女幽貞而勤肅皆嗇于年然

皆以乾仲貴亦豐于艾矣趙子曰余與魏公皆馮
公之壻也內子乃後母所出甫于歸而馮公見背
余未仕時每過魏公輒歡飲不啻十日及余解官
抵里無何公已謝客余過則見之公自稱老病恒
扶杖行一日余偶至公遽舍其杖而趨相與大笑
飲極醉而罷余每歎其人似袁夏甫袁夏甫者汝
南人也當東漢之季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范
孟博以爲至賢余欲效之而不能也公嘗署其門
曰一錢不擾鄉里片紙不入公門嗟乎世之士大
夫皆若此則風俗美而小民安矣公生于嘉靖

云

云生子二長純嘏娶張氏邑同知書紳女蚤卒張
獨處一室焚香誦經其淨食以供佛者猶之魏公
也人皆孝之完節而終次卽侍御名純粹娶張氏
贈孺人邑兵部職方司郎中主敬女繼程氏封孺
人唐山生員體乾女孫六柏祥卽元昌選貢生

云

云銘曰

有翼者飛有趾者趨彼蝸之緣而竭其濡橫目之
民孰能安居侖侖魏公龍種鳳雛風骨文采自與

凡殊表立雲霄俯瞰中區時之不利乃遁人徒豈
無梁肉舍英以瑜豈無文綉裁薜而妹厭世垢氛
乘化而徂俗鬼實多孰可與俱

明勅封徵仕郎文華殿中書舍人魏公暨配
聶孺人合葬墓志銘

魏公以萬曆甲寅七月二十三日卒于今八年矣
其元配聶孺人以壬子四月十三日先卒明年葬
于城南路村司馬公之墓左于今十年矣魏公之
長子伯炯居聶孺人之喪苦出中傷于濕而病瘍

綿延罔瘳是以魏公久而未葬今年辛酉春伯炯
卜以十月之二十九日奉魏公之柩與聶孺人合
葬泣而謂其弟茂中子善業等曰狀我父母者必
呂開府志銘非夢白先生不可茂中等唯唯九月
三日伯炯遂卒此時魏公之葬事有第矣茂中等
不敢違卜也乃以開府之所爲狀來求志銘焉余
與魏公中表兄弟也魏公三年長于余弱冠卽相
狎重柏鄉高邑相去不一舍濼過不厭主無投轄
客不言歸日沉月落霑醉而別醒每忘之伯炯抱

病時時念我稍能出門卽來高邑以至茂中善業
每見余如骨肉之乍聚也銘魏公者舍余而誰哉
魏公名大用字士立別號紹川司馬公之仲子也
司馬公名謙吉配李恭人生公少而言動有異習
經學文曉洽甚速司馬公自總督三邊入

朝而卒于孟津道中公年十四徒跣扶輿哀號泣
淚行路盡傷事李恭人致孝事伯父衡山公及張
孺人猶父母也承歡之暇卽取司馬公遺書讀之
晝夜忘倦邑觀察趙公惟卿名士也時方隱授公
師事之爲文擬司馬公之雄邃而條然有致其爲
諸生無能右者學使者都試皆擊賞之然大比卽
不利乃入貲遊國學試又不利如是者六焉公在
諸生時築陽春館于西園延士之翹秀者共集文
繹嘗手錄其制義如干首示余余甚讚之以爲科
第可立取也乃竟不售諺曰體中何如作較書科
第何必工文哉公旣躋于進取乃遂于西園益爲
亭榭畦蕙沼荷爲終焉之計四方之豪俠詞人至
者必置酒招之選華伎列娛人鞀鼓奮箏恣爲樂

方興至則分韻賦詩或製爲新曲令侍兒歌之人皆醉公或先醉不令客去第于坐中小憇輒醒醒復呼巨觥痛飲屢醒屢醉而後罷會

神宗詔選內閣中書此雖貲郎乎然必嫺于詞翰乃得預選聶孺人勸公就之公不欲也孺人固勸之曰君卽得科第假令爲有司奔走風塵中亦甚苦官以內閣爲名居禁近司文墨亦仕人之華貫也君何疑焉公乃入貲爲文華殿中書再以奉使餉邊過家車騎都雅里人榮之任五載考授職授

徵仕郎聶封孺人司馬公贈階通議大夫李恭人加贈淑人無何公卽移病歸不復出矣公孝友溫仁李恭人卒時公年四十三矣哀毀如喪司馬公時兄續川公嘗病背疽公憂形于色多方治之旣愈而後卽安兄先卒哭之盡哀李恭人弟侄不下二十人皆貧公悉振業之或收養于家丘姊之在張氏者與兄割田各百畝宅一區予之姊子解江陵沒金亡一千三百邑令懼公首捐百五十邑人爭效之令得以無罪其儻慕義類如此公年逾

六十而逾好學夜恒篝燈讀書對酒不復多飲而
飛揚軒舉之意自若也其著作益精乃刻其詩七
卷王太史陞睦太史石爲之序樂府二卷喬中丞
壁星爲之序而傳之聶孺人不疾而卒魏公哭之
痛遂感眩脅伯炯延醫治之愈然時時復作乃徙
居北新宅余題其堂曰詵羽美多男也殮礫者二
年所竟不起聶孺人者新河叅政聶公瀛之女也
歸于魏公以不及司馬公爲恨殫愛日之誠于李
恭人四德眩有允迪淑訓其最大者在念已之所
出惟一子也而多置副筵衣服飲食與已無異其
所生兒女扶扶膝下不知其誰出也蓋詩書所稱
未有以婦人爲君子者惟周南有之其詩曰南有
樛木葛藟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言后妃不妬
而進賢若蒼木之下曲俾葛藟得以繚繞而上故
爲之副者感不容言而稱君子焉夫爲君子者不
必男子亦何必后妃若聶孺人者可以爲君子矣
魏公生嘉靖云子三長文煜卽伯炯廩生配張
氏寧晉鹽運同知極女聶孺人出次文煥卽茂中

聘南宮韓方伯策女娶郭氏高邑庠生璧女側室
張出次文燾聘邑趙太學攀鳳女姚出女六聶孺
人出者三一適邑同知汝兩男庠生應麒殉節而
死直指聞于

朝立坊旌之 云 孫男四洪基卽善業 云 銘曰

惟茲中區蔽者則隘通者則博惟茲魏公神仙之
侶天人之籍器業夙成滯于逢掖人謂拓落公曰
何傷我有西園可以棲託圖典可娛雲鳥可嬉匪
獨處廓酒人相命一飲必醉三石爲約靡晝靡夜

中厨屢供肴核惟錯公故無憂淑嬪助之以成極
樂多選女德以廣嗣續已私盡脫時來有會暫爲
方朔金門笑謔追榮所生及于伉儷冶服灼灼子
孫竹立孝謹而文階天不忤君子借老福旣綏矣
同歸茲宅高士之風上臣之意爲世矩護金管勒
銘庶垂不朽以慰冥漠

明從仕郎兩淮鹽運司經歷郭公暨配羅氏

呂氏合葬墓志銘

郭公諱九貢字獻夫別號欽齋王季之穆歷世綿

邈不可得而系也元末有名仲德者來高邑四家莊居焉而生志剛志剛生禮禮生宣宣生壽官公經念累世修德糴田間乃欲儒其三子是時邑人文未興恒六七十年一舉于鄉壽官公長子舉于鄉爲新安輝縣令是爲鄆陽公次南渠公以貢爲商城令次涉涯公以選貢爲恩縣令恩縣公名澤生郭公四歲而恩縣公卒于官母張憐公之早孤而憂其無成自幼恒示之儉一錢不使輕費曰恐漸軼欲也稍長就學舅氏不督而勤母見背與兄鄧州公別居自立門戶諸務倥傯矣公以應接之暇講誦不輟尋爲諸生然終不得專學乃入貲遊成均卒業而歸鄆上之上宜五種然其農勤而不精故多貧鄧州公明刑德之化審生殖之宜深耕細耘公依其術行之所獲常多滿車滿家而穀恒騰貴四方來糴者輒者駕者負者繼屬至金錢多出債收子錢畜積日殷乃建精舍于南郭之隅羣宗族親戚諸生之有志者講學會文其中而饗殮之邑士之貧者時時周給族人尤所恃賴如郭夢

熊幼孤公收而活之爲之娶若此非一訾相其人可賈則資之使賈其可負販者則資之不必族也公之姊夫趙州張主簿初欲入貲遊成均而不足公助之貲又元氏李君無嗣公勸姊爲畜妾竟無嗣使其姪繼姊先歿爲置棺槨以李君滯病預爲之阜平一男子携家過城南母死公助之葬不問姓名河南申生溽暑衣敝褐公解葛袍衣之又易其履鄉人王國周避吏跳其妻子繫獄公請于官出之邑南壇近城邑令劉公曰神道尚靜請公地易之壇多遺骸公悉瘞他所公年三十生子霆俗以爲遲公教之甚嚴爲諸生高等公謁選都門夢瘍生左手痛而寤曰吾兄其病乎亟歸而鄧州公卒矣公後入貲爲鹽運司經歷鹽運故稱膏腴而是時直指監鹽課蔣姓者開門受賄兼之闔尹劫權利之所在州邑奸猾小吏往往行賄侵鹽官之役公兀坐自守無何值望壽運使祁姓者當入賀而以勞苦無利規免公代之入賀歸無何復入

覲歸而病遂解官兩淮鹽官鮮有不富者公裸身而歸乃以官得勞以勞得病公居里中與故人約會惟具器食有閭維那者五十無子公助之娶小妻果生子公病綿連竟不起于萬曆戊申四月六日卒距其生嘉靖丁未七月十日年六十有二娶羅栢鄉人父名舜卿次娶呂邑人父名奇羅生于嘉靖十一月四日卒于萬曆十六年六月二日年四十呂生于嘉靖

卒于萬曆九年六月

十二日年二十四羅卒之後娶劉次娶劉男子三

霆娶趙州序班焦紹妹繼娶栢鄉張思朝女呂出
薄聘趙州儒官鄭世乾女需聘趙州廩生劉憲女
劉出長女適栢鄉太學趙攀鳳次適趙州文學劉
澤長羅出次適趙州文學劉士望次字余堂弟南
瑞劉出次字趙州劉主簿秉仁子次劉出一尚幼
劉出霆有一男子萬仞聘栢鄉李兵馬邦楨女霆
卜以戊申九月十三日與其先卒二母合葬于東
郊之祖塋持從兄華伯侍御所爲狀來求志銘余
聞之孔子曰家富厚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

靡無度所謂失其美者也若郭公者豈非標季之所鮮乎至念結髮之早隕而恤其異父之兄趙潛救之溝壑而躋遐齡羅希聖姪孫也收養之至今豈非厚德哉公爲太學時邑安令以賊敗誣公賅之至于褫服旣而華伯爲侍御爲振理而復之君子以爲有德之報二母皆淑慎習禮呂則甚可哀矣銘曰孰財之豐而恤困窮孰以貲進不償於公吁嗟郭公先民之風三事九列忘其龍鍾知止不辱匪位而崇羅克相之孝于其姑其姑孔嚴感之而愉惟勤惟儉天性冥符曰予有婦家日以腴生女弗子樹本是圖爰求副筵舊族維呂服膺內則如蒲如鼠子姓旣成厥躬益偃晨葩倏零剛折虛語羅加數年亦來同處越二十年郭公亦來木根草蔓幽房暫開兒女羣送祖妣之隈修短同盡終古永偕千齡一瞬魂魄何哀

明鴻臚寺序班焦公暨配王李二孺人墓志

銘

余萬曆壬申遊太學與鴻臚焦公兩淮鹽運郭公

鞏昌太守張公俱三公者故與余鄉曲姻連郭公張公皆三十許焦公與余皆二十許情與正佳朝夕遊處碟觴談劇甚歡也事已而竣往來加善及宦成歸里年皆尚壯遂結高陽之社久之郭公卒其子公肅屬余爲銘其墓張公卒時余方病其子駟不知旣殯之後可以銘入也而未余屬焦公卒其子元開以趙殿之所爲狀屬余爲之銘焦公名紹字子業號慎菴趙州人也始祖漢臣生士敬士敬生林林生得才得才生茂茂生杲杲生秉彛是維公父娶秦生公焦氏世以勤儉致饒裕宗族數百人其所居鄉曰封斯入其境林木茂密舍宇修整望之而知其舊家也公幼而慧勤學然無兄弟氣體又弱父憐之令輸粟入太學卒業曰今仕塗拘于資格異日不過爲郡邑小吏屈膝貴人余弗能也竟謁選授鴻臚寺序班遇

覃恩移贈父如其官母孺人曰吾之願畢矣遂稱病歸先是秦孺人蚤卒非久父亦就世公事繼母朱孺人孝敬篤至如事父母有幼姝朱孺人出也

嫁裝獨勝于諸妹母偶病過其女家有醫稱神針者針其股筋斷竟不起公以爲終天之恨哀毀幾不勝喪有兩叔後皆貧公時時周給之皆不下數百金且割地以振業之公見其族益大讀書者多乃創爲精舍規模廣秀集族中子弟爲文會今青衿甚衆學使者都試往往取高等而其人皆馴雅謹飭焦公之所染也公每蚤起家僮酒掃自堂室以及大門之外不容一塵一芥几榻盃盃概滌可鑑數十年如新客至酒醴羹臚盥盥無不致精人言焦公好潔其實非也蓋繇生而小心視天下事無可忽易者至于稼穡之務尤所洞徹其佃作者教之已成非惟竭四肢之敏種植蔗蓀皆有妙理故其禾稼美而收入多以其有餘恤糞蘇困子之不望其報貸之不責其債是以焦公之孝悌稱于宗族簡操重于士林而歡聲滿于道路余嘗與之書曰作人如公卽從此至八百歲定無過失非諛言也趙殿之乃其壻通雅之士公愛之自巳未冬病痢踰年不瘳每招殿之與語曰吾殆不起乎人

生貴知足耳余以布衣筮朝班之末其職易盡從
 賢士大夫遊不余彼也先世所遺薄產不減尺寸
 有子幸為諸生自少至老無傷害于人無獲罪于
 天且年過七十安所不足乎越數日卒斯又可謂
 達人大觀者矣元配王孺人高邑廩生納言女端
 嫕寡言笑精婦工能勞苦善事尊嫜克成焦公之
 孝焦公生于云男子一之啓即元開云合葬云
 焉銘曰

吁嗟焦公何慎如之欬不欲廣舉趾恒卑車奔火
 滅不易其儀少而不童老而不衰成回之恭斯人
 庶幾以此衛生壽寧有期司命無權數定不移平
 棘之西古樹風悲吁嗟焦公永寐于茲過者遠望
 佇立淒其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五

八十五

